

周易會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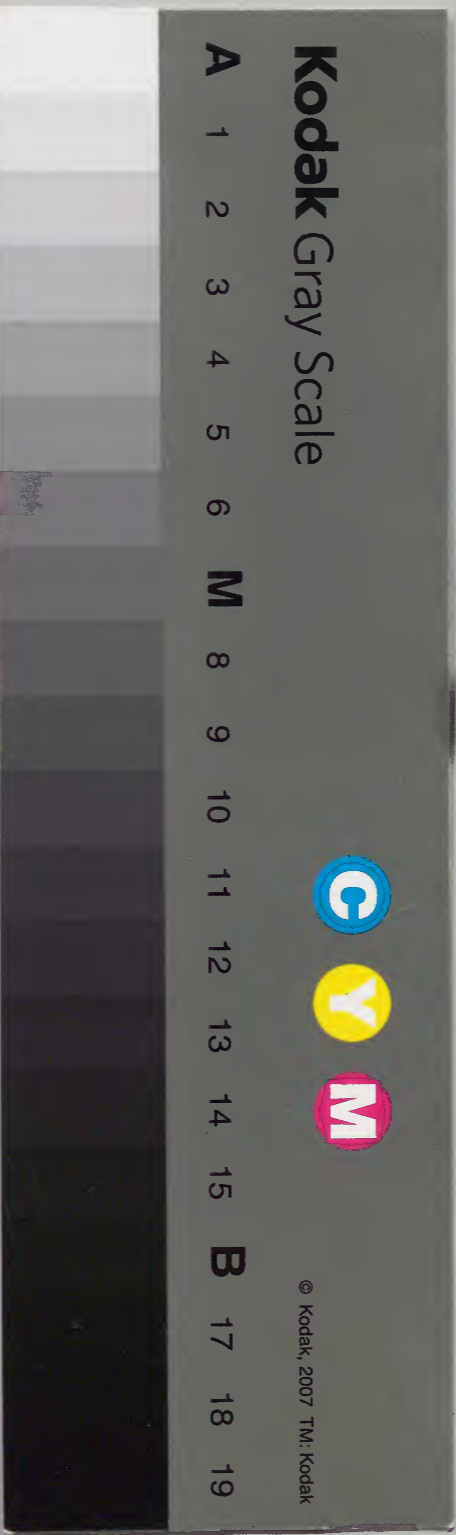
四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類
號
冊
函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38
冊數	10 ( 4 )
函號	273 6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易會通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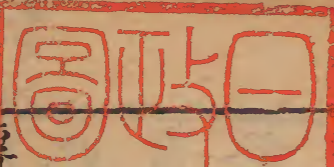
賁

離上  
艮下

賁亨小利有攸往



淺草文庫



尚文然必以質為本自其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文濟之質稱其文推之天下後世而皆通也故亨自其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文勝滅質不過粉飾一事美觀一時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傳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采徒以文而不以實則亦小利可行而已二句全重本質亨者亨於有本之文也小利

不用離  
明良止  
二意與  
彖傳合

往者惟无本耳故不能無弊也時說皆用離明良止二意謂離明  
在內有燦然莫掩之文焉良止於外陰為陽止有不盡飾之意焉  
此二意不用亦可 吳因之曰混沌初分渾是太朴到伏羲說出  
賁字遂為萬世文明之祖然人情自賁而趨於文也易自文而返  
於賁也難文王一說到賁便慮末流之弊故亨之下即繼之曰小  
利有攸往 一說柔來文剛是以文濟賁剛上文柔是以賁救文  
二者皆以賁為本非謂剛來文柔文為主而賁輔之也 取象剛  
體實為賁柔體虛為文

彖曰全吉 全彖重賁要得維持世道意文賁循環雖曰天運而  
維之者人也文以濟賁以救文上可經緯宇宙下可轉移民俗

全在司世教者崇本實而無事浮靡也故與其過於文寧過于賁  
斯挽回世道之大權也重在以賁救文上

吳一源曰彖言小利有攸往非小之也賁之始也文自內而發外  
故亨賁之終也文極於外往而不反則滅賁故言小利以止之也

在時變則賁極而必趨於文之極而必返於賁在化成則民俗朴  
陋賁之以文明民尚文明賁之以良止事各止其所乃所

以為文明而文之弊也失其止則亦失其所以為文矣六爻之象  
皆當既賁之餘而止之非止其文也揀其文之弊而使之各止其

所以復其本然之真文也周公制禮其文郁然而文勝之憂已倦  
倦于賁其察時變審矣

彖傳

卷四

二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卦名賁而辭曰亨小利有攸往者何哉卦變柔來而文剛是以文輔質忠樸勝而禮無不行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是以質輔文煩文盛而禮為無本故小利有攸往然賁之蘊豈特名卦係詞已哉彼剛柔交錯卦變也非即日月星辰燦然爛然昭回雲漢而為天文乎而賁昭於上矣離明艮止卦德也非即典叙禮秩炳然截然鋪張人事而為人文乎而賁昭於下矣由是觀之交錯即天文也天文具之易而觀之遂可以察時變焉質而文而質其中迭運不已摠皆時之所趨可得於剛柔交錯中矣

明止即人文也人文具之易而觀之遂可化成天下焉質極而濟以文極而救以質其中因時挽回使天下化成於不知可得於文明以止內矣此賁道所為大也首節上句妙在一來字下句病在一分字真誠內結柔自外來而文之是質極生文初無致飾之意則真情自相流通故亨文所以文其質也而分剛以為文則加一分華彩即減一分真誠故小利有攸往言其不可過為緣飾也一說胡氏曰柔來文剛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皆質為主而彖傳以陰為小者此也蘓子瞻曰剛不

以小字作陰字解而分剛上句作以貞救文言佳柔來文剛四句內已有剛柔交錯意下亦添入亦可

得柔以文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吳因之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文以濟質。不為陋固文也。質以救文。復還大雅。道之中真。文見焉。亦文也。故彖傳並用文字。

天文人文皆是賁的道理。即此剛柔交錯。即是天道自然之文。如日月之行。星辰之布。皆剛柔相錯以成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天者也。此天文以開人文也。即此文明以止。即是人道當然之文。蓋君臣父子之間。燦然有禮。以相接。便是文明。其中截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止。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者也。此人文因乎天文也。末節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時變不過剛柔交錯而已。化成不過文明以止而已。以見天開文質之運。而人以成之也。

唐疑菴曰。天文者文質適中之準。時有過文過質之變。故觀乎天文。可以察之。施其補救之術。觀乎人文之貴止。則惟止之而使文不得以滅質。乃可以化成天下矣。時變以文質之運言。不指四時。化成根。察時變。來惟時變既察。則可以挽回而化成也。化謂舊者變新。成謂久而成倍。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光。輝照耀。賁之象也。君子以賁之時。文明之世也。於

觀此益  
知小利  
有攸往  
之理  
庶衆也  
不作小  
字解

是修明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敢折獄蓋折獄者專用情實稍  
文飾則沒其情實矣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

舊說火為山所障明不及遠庶政事之小者明雖不遠猶可能也  
折獄則民命攸係非視遠惟明者不能看来既言賁正是文明且  
賁道至於察時變化成天下柰何以為明不及遠又以庶政為事  
之小宜依程傳俱以明言明庶政法火之光明化成天下也无敢  
折獄法山之慎重不自恃其明也鄧伯羔曰賁者文飾也明庶政  
可用粉飾之且若獄而深文緣飾沒其情實民且有含冤矣故言  
刺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治獄  
之多冤未有不起於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毋敢之心止心也不  
敢過用其明也折者一析便了有止之義

六爻全旨

丘氏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上爻柔

而為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為賁以六爻言則三  
陽三陰相比相應而為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先應  
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  
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頤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立  
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  
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  
初二三四所謂賁者皆賁之常五上所謂賁者則賁之變也至  
賁極而反于白賁則變而適得其常矣

五上二  
人乃六  
又精神  
帶結處

吳因之曰此卦本取賁飾之義乃六爻中唯二之賁頌三之賁濡  
為得其賁而永貞之戒已隨其後外此則四之賁如固不成賁而  
初之舍車而徒則以幽人之貞賁矣五之束帛義則以立園之  
野賁矣上之白賁又且以無色賁矣此皆非世俗之所賁也於賁  
飾之時而取不賁之賁周公之心即文王小利攸往之心也然周  
公制禮作樂纖悉具備開闢以來人文獨盛此皆天時人事不得  
不然不曾以已意增飾一件則固以不賁之賁為賁之賁矣故有  
取立園取白賁之心然後有一套周禮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則明之德豈不足以黼藻皇猷時當自賁獨善其身而非

此本程  
傳可從

道之富貴寧舍之以安貧賤焉不猶賁其趾舍車而徒者乎  
則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自賁於下是賁趾之象在下故稱趾舍  
車而徒所以為趾之賁也一說趾以行言君子在無位之地无  
所施於天下惟自賁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所以行也守節處義  
其行不苟也故舍車而徒以為賁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軒車人之所以為賁者初豈惡而舍之哉義所不可乘也  
在下而苟圖富貴非義也安分而自賁於下乃義也初以義為榮  
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榮在趾此窮不義  
也達此者寡矣故聖人黷之  
微夫子此語初幾于以隱為高者

二至會通

○六二賁其須

陰陽合而成賁。二陰柔而一陽剛。則陰不得求助于陽。且二中正而三得正。則道同相孚。彼此皆無應與。又勢孤相倚。故二附三而動。資其謨猷。智力以成賁。不猶須之附頤而動乎。時說主從。大臣制度。說六二中正。非无文者。然而一切經綸事業。得成其輝煌。皆從乎大臣也。賁者事業成就有可觀也。一說須之賁。非有假於外物以為飾者。喻文不虛生之義。潘氏曰。六二一陰施於二陽之間。以文剛者也。柔必須剛以興起。夫文明之盛。離火得附。則光燦然而成賁。吳因之曰。即陰陽相與。便見其賁。九三之賁亦然。陰與陽間雜而處。便增飾成文。陰之從陽。之從

陰亦見順理成章處。取象三在上。有順體。二在順下。須之象。二

三剛柔相賁。其須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二賁其須。豈苟合哉。亦陰柔不能自興。必附上之剛健而興耳。上指三。興有為也。柔必得剛以成文明之盛。不麗陽剛。安得賁乎。一說上指上九。二為文剛之主。上為文柔之主。賁至於二。文明盛矣。二惟中正。知文之不可過。故與上俱興。不敢獨以文勝。蓋文明以止者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居二陽之間。柔來文剛。陽得陰助。是凡所建樹。人施其藻。我

愚見六  
方合卦  
上曰



收其功。非得其賁而潤澤吾身者乎。然陰之承宣可以賁我。其奉順之可以溺我。必嚴非道之悅。永守其貞。則有以杜其僭竊。而常得其潤澤矣。吉。

此大臣得庶臣效力而文彩日章。如宰先有司之類。不必以小人服役言。

一說三文極盛。未免有文滅質之患。防其必弊。故有永貞之戒。潘雪松曰。三處文明之極。二陰比之。陰陽相錯。賁然而文。濡然而沃。蓋賁飾之盛。自生光彩。光彩之盛。則生潤澤。故曰賁如濡如。賁懼其盛也。濡懼其溺也。惟永其貞而不變。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陷溺之濡也。取象九三有離文自飾。故曰賁如。

下卦離  
言文上  
卦艮  
故皆言

居二陰之中。有坎水自潤。故曰濡如。有濡義。亦有陷義。故曰永貞。三四離艮相連。文明以止。故曰賁如。又曰永貞。

終字與  
永字相  
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大臣之於群工。始未嘗不藉其潤澤而終。或受其惠。陵惟永其貞。則正大足以消蠱。媚終莫之陵也。陵生於狎念。及於陵。故宜貞念。及于終。莫之陵。故宜永貞。終字須玩。一說謂終不至文之陵。夷而害質也。此聖人於文。方值其盛。即憂其終。三終莫之陵。四終无尤。五終吉。三箇終字。可見聖情。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四與初應。陰陽相賁。以敷皇猷者也。苟得相從。則為剛上文。柔

而成賁矣。乃為九三所隔，故為賁如。皤如不成，賁焉。然四求初之心，則如白馬飛翰之疾矣。此皆三所致也。而三非為寇者，特求賁于四，而相親耳。其情雖善，如四之自守何哉？以大、臣求賢成文明之化，言曰：皤如見四之，不遇乎初。曰：翰如見四之，必求乎初。曰：匪寇婚媾，見四之，終不失乎初。通節重四，求初。孫氏曰：四之，不遇乎初者，妄求之隔。四之，必求乎初者，無已之情。三雖匪寇婚媾，情則是而理則非，終不能易其守也。求在彼，應不應在我，故只曰：匪寇婚媾，而不言應與否。以見四之自守何如耳。能不改其飛翰之心，久當還皤如為賁如矣。一說：六四艮體，其賁將止，而文將反于賁矣。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初以實心而

賁乎四，不為外觀。四以實心而求乎初，不為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匪寇婚媾，言非所以相拂，而乃以相成也。象曰：當位，疑言其以陰居陰，似乎易于狗世，而難於永貞者，乃能與初為賁，相濟而不相拂，何尤之有。

○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所以來婚媾之求者，居位與三近，疑可附而求也。亦觀四之自守何如耳。果能堅意守正，彼自止耳。安能強我哉。終无尤也。

三得所賁者也。恐其溺於賁，故以永貞戒之。四不得所賁者也。恐其妄於賁，故以匪寇婚媾防之。匪寇句，蘓子瞻謂不與二之寇。

為婚媾也。程傳謂非九三之寇則與初為婚媾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之吝終吉

五為賁主而有中德是君欲敦朴還淳而躬自儉約以質實為光華有賁於丘園之象是雖用度太簡如束帛之吝而可鄙吝然禮奢寧儉世風賴之終得吉矣。

丘園質素而非華美之處六五不賁於朝市不賁于軒冕而賁于丘園此以不賁為賁也束帛之吝與賁于丘園不是二意但束帛句就用度言不可以此句說不好了吝者賁餘之時而獨守儉嗇于人情誠謂之吝也終吉者任質則于事可久守約則漸反于質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世道不无可憂五能敦本而言是世道之慶也不有喜乎

鄧伯羔曰人情必有所厭薄則有所喜快于文勝之時而為丘園之賁豈不甚可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賁極反本是當致飾亨盡之時而矯文以質救奢以儉猶物有本色而淩於无色白其賁者也則无文勝滅質之咎矣白賁以白為賁也上九賁極所謂分剛上而文柔者以剛居之其本色也故為白賁文極而反質素賁于是乎止矣何咎 唐虞菴

曰賁如皤如賁白猶二也。白賁則白即賁矣。文明以止者此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人當馳驟紛華之日其心必有所厭薄者即此真心所謂志也。白賁无咎則能反而得其太素之真心矣。志不得乎。

孔穎達  
原有此  
解

時說皆以大臣維世之志言。看來以初心言更佳。人心之初原自純白。反本復始得其性初之心矣。程敬承曰：下三爻詞皆主文，上三爻詞皆主質。故皆以白言之。皤如白也，帛亦白也。至上則艮体之終，篤實之極，其賁也即白是賁。反而得其人心之本然矣。故曰得志。

剝 坤下復 震上

陸庸成曰：天地所以常存，人心所以不死，止賴有陽耳。曰剝見其宜有而去之，曰復見其本有而還之也。然陽之所以自完於剝而善處於復者，莫如順之一字。故剝之止以順而復之動亦以順也。順則天行之數有消必有息，有虛必有盈，故不利往于剝者未有不利往于復者也。剝曰天行復，曰見天地之心，蓋天行迭運不能使陽之不剝，天心不改，能使陽之常復也。孫吳江曰：龍蛇蟄而身不死，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暮牯而夜氣不息，可知天地之心見于復而已存於剝，陽之來復不待於七日而已在于碩果之不食矣。

剝 坤下 艮上

二 至 會 通

卷四

十一

剥不利有攸往

五陰盛長陽氣將剥落而无餘故為剥夫衆陰剥陽小人盛而君子孤時當止也君子當儉德避難豈可有攸往乎

剥者陰道消陽消至於五勢必剥盡一陽而後已也不利有攸往戒君子也所謂順時而止也

彖曰合旨 全彖重順止二字順止即是順天見小人非能剥君子惟君子不能順止斯受其剥耳

程敬承曰反剥為復之機全在順止二字順止非第不往靜以觀時存吾之身以乘其隙而圖之有待而往也止而曰順孔疏謂在剥之時世既无道君子行之不敢顯其剛直是也故順乃所以止

而止乃所以行必曰尚消息盈虛天行者言陽消而息乃天運之必然見順止之為順天也在剥則不利有攸往而順止在復則利

有攸往而順行即從止秉養成端倪不有今日之止孰為後日之行勿謂剥之不往與復之利往有二道也

○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卦名剥者剥落之義也卦体柔進于陽變剛為柔是小人乘君子之孤欲去之盡而純為小人之黨也故名剥 詞曰不利有

故往者以五陰方生小人浸長之時也時固不可往矣且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故君子觀此象順時而止之也所以然

者何也。蓋君子出處觀時，運盛衰于陽之息而盈時當行也。則尚時而行於陽之消而虛時當止也。則尚時而止。此天行之數，不得不然也。今時當剥落，則消與虛在陽矣。能不順時止乎？故不利有攸往也。

變是變 換之變 亦是變 亦之變 無是變 乃是變

首節立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為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剥，更盡則盡變而卦為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姤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為君子者，悉為小人。天下事有不忍言者，故過可為也。變不可為也。李隆山曰：夬言剛決柔，剥言柔變剛，何也？君子剛明果斷，其去小人也，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夬，小人陰謀詭計，其去君子也。詞不順理，不直。萋菲浸潤，使之日銷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見矣。

二節吳因之曰：上說柔變剛，則向之衆陽，今將盡變為陰，而陽道幾死，以自立於天下矣。此時小人長，不利有攸往，已說盡矣。又轉在卦德上去，謂君子亦須觀象而收斂。又轉到天行上去，只是要他順止。故復申說一番，要在言外看出丁寧之意。大抵聖人一說到剥字，便惓然不安。苟可為君子謀者，无所不至。故其辭氣如此。潘雪松述曰：所謂不利有攸往者，不可往而大有為也。謹身晦迹，巽言衡命，不犯手，不觸時耳。君子尚消息盈虛，靜觀天行為世道計。雖剥之時，猶隱約委蛇於小人之間，靜處事外，不輕攸往，存

吾之身以乘其衰而圖之不然何以順而止之哉。李隆山曰消  
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  
於咨嗟憂戚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  
也。不然不憤群小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蕩尾之毒并受  
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非君子所尚也。胡氏曰消息  
盈虛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  
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亦天運  
然也故剝曰天行復曰天行君子順時觀象俸天而已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起于地今反附之類剝之象也夫上之剝從下而起下剝則  
上危矣故貽之休養與之安逸以厚于下則民心固而邦本寧  
足以安其位而不至于剝矣

安字與  
剝字相  
反看

山托于地君托於民地不厚無以奠山下不厚何以安上故厚養  
下民正所以安其宅宅以位言此防剝之道也下者上之本未有  
基本固而能剝者也即本固邦寧之意。陸庸成曰以君民言之  
則上依下之擁護以為宅厚下所以自厚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  
小人賴君子之蓋庇以為廬剝君子所以自剝也。取象厚下本  
坤言安宅本良言

六爻各旨。陸庸成曰卦皆純乾初二三四五皆變剛為柔者也  
聖人於初二也必曰茂貞凶示剝休剝辨貞猶無恙可及止也如

必蔑之為快。凶將在已，不獨在君子也。至四而貞已蔑矣。故直言凶也。以見前言之必有驗也。于衆人剥陽之中，得一應陽者，輒異其去邪從正，誘之曰：剥之，剥其剝陽者也。轉凶為死，咎何憚而不為哉？剝陽者誰也？環我之上下而處者皆是也。曰：失上下教之斷也。剝至於五，則又極矣。併剝之一字，聖人亦不忍言，而別取一義以為存陽之計。開小人遷善之門，貫之者五也。率陰聽陽，寧獨免蔑貞之凶哉？曰：罷曰：无不利。聖人以暗為君子之心，托明為小人之策也。又曰：終无尤何也？破小人之疑情，示君子之宏量，必不追咎而尤汝之昔也。五又何憚而不為也？有三有五而上之碩果，乃得以獨存。聖人猶慮其危也。又示之曰：君子小人相為一體，非相

與也。君子非爾，弗載爾。非君子弗載之，則爾其民也。君子亦得與矣。剝之爾其小人也，亦自剝其廬矣。

蘇紫溪曰：世道升降之機，每係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聖人固慮之已，是故于陽則象之曰：牀。曰：廬，謂其能安乎陰。于陰則象之曰：魚。曰：宮人，謂其當順乎陽。曰：蔑貞，曰：剝廬，危之也。所以嚴未然之防也。曰：无咎，曰：終无尤，所以開反正之漸也。至於上九而得輿，剝廬之戒尤深，致意焉。夫蔑貞之極，猶有碩果剝牀之餘，終于剝廬，則君子之道固未嘗一日廢於天下。為小人者，亦可惕然畏哉。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陰之剝陽從微而著，初為剝陽之始，雖未即逐去，君子然已侵



其權。尼其道為剥牀而方及其足也。勢必至于蔑貞自取凶矣。小人亦何利為此。

剥一陽在上五陰在下有床之象。床取身之所處也。人以床為安。床以足為安。剥始于下先及其足。漸至於身也。蔑貞則凶。戒小人勿害君子自失其所安也。觀六三從正則无咎。六五受寵則无不利。則蔑貞凶屬小人言。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剥牀以足者滅貞之害方起於下也。初雖微而剥從此始。其消剛不可測者君子其可忽哉。

交言小人凶此為君子危初在下陰德未勝剥至於五以漸而極。皆由初起故剥足滅下咎其始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二漸進而上小人之勢益壯害正之謀漸肆猶剥牀而及其幹也。必滅貞而自取凶矣。

辨分別上下者故曰床幹牀去辨即膚曰辨危之使自謹備焉。

楊氏曰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凶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退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剥陽雖至于辨幸其黨與未盛大也。君子當急避之失此不去。



即剥膚矣。

剛柔相應比曰與。二與五應。所與乃順陽者。二與三比。所比乃失陰者。故曰未有與。此於危之中。有幸之。意教君子急避之也。

○六三剥之无咎

衆陰剥陽。而三獨與上應。小人猶知有君子也。故誘之曰。若能剥去邪黨。以從君子。則无蔑貞之凶。何咎之有。

一說謂剥去衆陰。恐非本卦剥陽之義。只是保全善類。不忍黨邪害正。在應字上取義。故在剥之時。為无咎。胡雲峰曰。剥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剥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

吉許之可也。剥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無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小人害正。皆同黨使然。三无咎者。以其遠失上下之情。不與同黨也。故无咎。

聖人恐其係戀同類。故勸之以斷曰。失上下。

○六四剥牀以膚凶

六四陰長已盛。蔑貞之禍。詳矣。故象剥牀。而及其身。所謂逐去忠臣。剪落義士。斯其日矣。豈有小人既剥。而得以獨全哉。凶。

○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剥牀以膚則已懼及身之禍切而且近此時去無及矣何不早為計乎

不早故至分明君子

初為牀足二為牀辨三為牀上人所卧處四人之身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剥牀以膚言剥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切近於身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五為群陰之長小人中之領袖也。能為君子禍亦能為君子福也。故示之曰若能率茂貞之黨為從正之謀國政權柄一歸君子掌握如貫魚以宮人寵焉則不惟民社受福而小人實嘉賴矣无不利

貫魚者率陰也。以宮人寵者受制于陽也。一陽在上群陰所剥

非五以柔中之德總領承陽則剥必盡矣。剥至於五剥之極也。盈而消之時也。故可以順而止之而更不言剥。三之勢未盛則教之去其黨以從正。五為陰長則教之率其類以從陽。曰无不利者以利害動之見小人雖至茂貞之後一能委聽君子猶可獲福也。丘行可曰。遯剥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剥陰長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剥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其曲為君子謀如此。取象魚陰物宮人陰類。貫指一三三四而以之者五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此說尤  
字以君  
子尤小  
人言

害正者小人之尤以宮人寵則終无尤矣

使堅其從正也。常恐君子追論往事以為罪故以終无尤歆動之。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剥廬

上九一陽獨存是眾君子淪謝已盡天不忍世道終亂番一君子以開太平而昌善類為碩果不食之象故在君子而當斯時必為眾陰所載而得與矣若在小人而值此不盡去君子不已豈有君子既去小人能獨存哉直自剥其廬而失覆庇矣然則君子可盡剥乎

天道絕而復續之時所賴回造化之春者止此微陽世道亂極惡

須如此  
抑揚說

治之秋所賴開太平之盛者止此君子當剥之極而有碩果不食之君子正眾心共載以為世道主者也。可盡剥于而小人必欲盡剥去之非剥君子也。自剥而已故曰剥廬。胡氏曰林上之籍下

以安者也。廬下之籍上以安者也。始而剥林欲上失所安今而剥廬自失所安矣。取象此爻為艮止之主是全乾剥而止於上之一爻不為所剥艮之成終成始生不息為碩果不食有復生之機。果中有核謂之仁復者復此仁耳。非不食而何以致復哉。艮為果坤為大輿五陰乘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為得輿也。廬亦取在上之義艮亦為廬象。群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林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小人剥極无所容身之象也。

上經會通

卷四

十一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一陽在上其勢孤矣而曰君子得輿蓋君子之德下民仰望故剥極愈孤而民載愈殷也夫既為民所載而小人必盡剥之祇自失所庇耳究極於終安可有為哉小人亦何利為此程傳曰正道消剥已盡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敬承曰君子在上則厚下厚下即所以自安故得輿耳小人剥君子將以自用也而乃終不可用亦何益哉

復 三三三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剥盡而坤一陽來復故為復陽既復矣則吾道之生意復回正

人之餘類復植不其亨乎故已之出入揮霍如意无有嫉害而明類之來離我受祉亦無摧抑豈倖致哉蓋陰陽反復之道時至七日當得陽之來復天運循環自如此耳天有是時則人必有是事寃且一陽進衆陽俱進建鴻樹駿惟我縱橫何往不利乎豈特无疾无咎已哉此復所由亨也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復者窮上反下還其所固有也通節搃見復則必亨一亨字便了出入无疾亨在我也朋来无咎亨在人也七日来復計陽復之必然以見時至而必亨也利有攸往則既復之後无往不利推開事業而言正所為亨也一說无疾无咎以在已所行言反復二句見天運之必然君子不可不善承耳攸往即

解世

出入二句不平

此解疾非疾病之疾乃疾亟之疾

指无疾无咎

按出入无疾以其動而順故也。朋来无咎亦以我之動而順故也。其兼朋来言者一陽既復其勢不止於一陽復而已。七日来復此天心開治之時。氣數難逢之會也。利有攸往修舉廢墜之緒。進復先王之政。以致太寧之盛者。君子處復之大用也。一解疾字氣失其平之謂疾。出剝入復之間最忌英氣害事。能順行故无躁妄之疾也。无咎根无疾来我若不順行用壯用罔則眾陽亦因壯妄而有過矣。一陽先事故曰疾。見事由以壞眾陽后事故曰咎。張雨若曰聖人于臨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于復言七日来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曰月曰八惡陰之長也。故遲之於復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取象亨者。陽在剝則窮上而无所往。今復在下五陰俱無阻隔。有亨象也。出入剝入復之象也。朋来五陰順之象也。无疾无咎則一陽震動而五陰咸順之象也。反復剛反而復之象也。七日陽消於剝七變而成復之象也。利往陽消既久而復其長莫過之象也。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卦名復而詞曰亨何也。蓋剝之餘君子往矣。今陽既往而復反則善類復植吾道大行所以亨也。何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哉。蓋剛反固可喜而自恃其反動有不順亦可惧也。卦德坤順

○

之長也。故遲之於復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取象亨者。陽在剝則窮上而无所往。今復在下五陰俱無阻隔。有亨象也。出入剝入復之象也。朋来五陰順之象也。无疾无咎則一陽震動而五陰咸順之象也。反復剛反而復之象也。七日陽消於剝七變而成復之象也。利往陽消既久而復其長莫過之象也。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卦名復而詞曰亨何也。蓋剝之餘君子往矣。今陽既往而復反則善類復植吾道大行所以亨也。何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哉。蓋剛反固可喜而自恃其反動有不順亦可惧也。卦德坤順

震動是當元氣初回之日，順理而行，不輕動以激其變，則在已足以自固，而小人無隙可乘，是以已之出入，既得自如而無疾，朋類之來，亦得離祉而無咎也。所謂反復其道，七日来復者，豈人為哉？以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陰陽消息一天運之自然也。天固有以開君子矣，由是而利有攸往者，一陽既復，則其勢駸駸漸長而臨而太而壯而夬，以至於乾，无非陽明用事而君子滿朝矣。于此有為何不利哉？是復也，固有知以君子之亨矣。至觀復於造化，其有以見天地之心乎？蓋天地無心，生之不息，乃其心也。剝之時，此心不可見矣。至此一陽來復，而元中含有貞，下起元，天地生物之心，無間可息者，不於是可見乎？

首節刪反釋復字，而亨在其中，他卦皆曰剛來，此曰剛反，蓋來自外至，反則復其原有，昔從此而往，今從此而還也。二節程敬承曰：凡動皆貴順，而陽反之初尤甚，蓋剝之時，士君子之氣約結不伸，倏反而亨，未有不銳焉。逞其意氣，致激衆陰之怒者，疾之不終，无也。故向觀象以俟時，今乘時以順動，此所以善其出入而自復之道也。而朋來亦將附我之順以動而自長矣。潘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順也。陸庸成曰：惟順故自長，匪順則助長而速消矣。取象剛言反見元貫終始，而今循之反舊也。剝上九剛為止反。

天行即  
身天心

遂成震為動。剛反即動也。動而以順行者，當剝極之後，陽之始生，不敵衆陰。正坤上龍戰之時，動而不以順行之，則先以養微陽之體，而甚陰干陽之咎，何得亨通出入无疾朋来无咎，陽順而長，陰順而消。此一陽主五陰為復之道也。

三節反復其道者，反而復陽之故道也。剝則自息而消，自盈而虛，復則自消而息，自虛而盈，其來而必往，而必反，循環周流，自无止息，故皆曰天行。

四節利有攸往，正與剝之不利有攸往，反彼往，則剝日消，此往則剝日長也。立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為復也。剝長言復之一剝自下進上為臨，為太以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也，故亨。

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程敬承曰：天行天運之自然也。自然而反，亦自然而長，乃此順動所致者，曰順。天之行也。末節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一亘古窮今，無時間斷，故陽極于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于此可見天地之心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有時止息，則陽之極也。一絕不復，續尚何以復生于內而闔闢无穷耶。見字重發，見者自人所見而言也。天地之心時，不息，但在一剝就復之時，更覺見得明白，非謂生物之心果有滅息至此復見也。唐氏曰：天地何心也。生，不已，即所謂仁也。然心與行非有二也。自其渾含謂之心，自其運旋謂之行，惟其心之生生不已，故其行之運旋。

卷四



不息。隨。剝。隨。復。行。無。停。机。无。後。先。無。斷。際。但。欲。見。之。非。此。无。由。何。者。渾。然。於。穆。機。緘。不。露。何。所。容。見。惟。其。收。藏。乍。畢。而。一。元。生。生。之。机。忽。萌。于。黃。鍾。之。宮。此。為。可。見。正。見。其。生。之。不。已。也。故。聖。學。之。求。見。吾。心。也。亦。必。在。莫。見。莫。顯。之。際。孟。子。所。謂。乍。見。孺。子。見。此。也。則。見。天。地。之。心。正。所。以。自。見。其。心。也。潘。曰。復。者。已。之。心。也。而。實。天。地。之。心。也。未。復。且。不。知。已。之。心。安。見。天。地。之。心。既。復。則。見。已。之。心。自。見。天。地。之。心。李。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非。聖。人。真。能。大。明。終。始。不。能。言。此。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按。末。句。分。明。是。穩。前。意。蓋。天。地。有。剛。柔。有。動。靜。有。七。日。八。月。有。剛。柔。消。長。而。其。心。於。剛。反。則。見。矣。動。而。以。順。行。則。見。矣。七。日。來。復。則。見。矣。剛。長。則。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甫動復之象也先王以陽者天地之生氣而微陽不養則不固故于冬至之日閉關焉使商旅不行天子諸侯亦不省方上下安靜皆以保養微陽使其生意完固為來春發生之根本耳

雷在地中不是有聲之雷陽氣動于地中此即至日也陸氏曰冬至之日涸陰雖冰於地上一陽已萌于地中謂之至已反而來矣迎其真脉培其天機以閉關立法而不行不省皆先王順天時贊化育之一端也商旅至賤后至貴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

若合文  
詞宜以  
心體言

為事也。按微陽之氣，天地之根，而萬物之母也。氣方息而遂洩之，故夏有愆陽，冬有伏陰，精未聚而先發之，故人多夭折，物多疵厲。當靜養之，不可使發洩耗散也。  
一說以心體言，外之閉關而吾心之出机併杜也。商旅不行而吾心之情欲更有不行者也。后不省方，不漏明于外而反照于中也。去情欲，斂神識，閉關之學也。所以養仁也。取象閉關象坤之闔戶，商旅衆坤之象，震為大塗，有闔象，坤為靜，有不行象，坤為地，有方象。

六爻全旨

張委東曰：觀復可以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象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為仁之事。初不遠復，係詞以顏子

當之。三月不遠仁者也。乾道也。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閔冉之徒歟。三頻復，其日月至焉者歟。四獨復，志仁者也。其陳良之徒歟。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其曾子當之歟。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也。

惟自知  
然後能  
見天地

蘓紫溪曰：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為見天地之心，而至係詞則曰復以自知，自知之知，即乾知大始之知，即知天求化育之知，是真知也。見天地之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真見也。天地之外更無人心，吾心之外更無天地，天地非遠而吾心願可以為遠，耶不然一念少蔽，即與天地不相通。一息少間，即與天地不相似，不至于迷復不止矣。噫！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己而後復。

禮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已。外不見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子所以為庶幾也。

初九不遠復。元吉。

人心有失。而後有復。失而後復。即遠矣。即不免于悔矣。初為復主。在卦之初。念慮微動。即能覺察。即能克治。不待失而後復。以至於悔者。此欲淨理還之境。可以齊聖賢。參天地也。元吉。

按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即天地之心。不能不復者耳。悔從何來。此天地純粹至善之体。人心復還天德之元。動而未動一念。常覺之真机。吉之先見者。故曰元吉。

以不動  
每層

楊敬仲曰。人心本善。自神自明。如鑑中萬象。鑑不動而萬象森然。意微起。為即成過矣。微過即覺。即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於意不起之始也。元即乾元。即坤元。即人之道心。即謂天地之心。濂溪以貞論復。伊川以元論復。此即伊川之說。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人身所由來。誰非生機。一有間斷。身為虛器矣。不遠之復。則其生机渾乎无間。雖以澄心。乃所以修身也。

潘雪松曰。復之初爻。即乾之全體。此乾道由貞而无无斷。无續。无間。可息。故不遠。復復而未嘗有失也。能默識此体。一陽為主。形色皆天。身無有不善者矣。故象曰以脩身也。於形著以檢身末矣。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身也。修身以仁。則毛髮甲

爪俱為仁體。故曰陽者仁也。不遠之復求仁之學也。

六二休復吉。六二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資其善以自益而已。不勞復之休美

者也。聖賢事業皆由此出吉。

人心之復不知費幾許。省察克治休者。取諸人而已。不勞也。非以

復善即為休。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不遠復克己復禮之仁人也。二能下之所謂以友輔仁也。故

能休復而吉。

也 復于仁

下字要說得重。能下則此心日就檢束而不外馳。能下則此心日

與陶鎔而不自知其益也。不亦休之乎其為復乎。

張南軒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所謂復其見天

地之心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

仁為切也。

手介甫曰。以卦言之。陽反為復。以爻言之。陽以進為復。初九是也。

陰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陰以退為復。故六二乘初有下

初之意。

六三頻復厲无咎。三不中正。資稟偏矣。又居動極。性情躁矣。故既還于理。又蔽于

頤復是  
困而思  
復

作惕厲  
解與小  
象合

仍常

創解

欲既出乎欲又入于理屢失屢復之象夫屢失固蹈入欲之危矣而能屢復則天地之心猶存何咎哉

復乃惟一功夫如何着得頤字曰頤復則頤失可知矣然既危其

屢失猶幸其屢復者亦誘以遷善之門也一說厲作惕厲之厲

復至于頤者以易心處之也天人交戰之際能以危厲存心一復

永復矣乃得无咎以其震體有惧以成則之義所謂震无咎也雪

松曰頤復則去而迷也甚易反而補過也甚難故必惕厲而得无

咎

象曰頤復之厲義无咎也

頤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于義何咎

六四中行獨復

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四處群陰之中獨與初應是與眾俱行獨能依豪傑以自復于善吉亨不假言矣

時說中行在群陰之中行也獨復謂獨能復於善也諸爻之復

其善端此之復復於善類若如此看太淺聞之繆師曰中即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之中即後中以自考中字獨即中庸慎獨之獨此

中體原在隱微中獨知獨覺四能以中而行而於獨知之中憬然

自復所謂復以自知也蓋復之所以為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

也五陰皆復此而已但二三五六與初不相應惟四在陰中有所

專向故發此義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中行獨復者以初九有道之君子也。四寧遠眾以從之者非從初九也。正從初九之善道而行故能獨復耳。初之善一也。於二則曰仁。於四則曰道。蓋仁以心言。道以理言。近初者聯之以心。遠初者從以理耳。聞之繆師曰。此道即率性之道。道止一中。獨體即是中。體即是道。體要看得合一。四五之中一也。四之中以獨復當始念。而即是五之中以敦復至終念而愈固。

創解

六五敦復无悔

深潛純粹善念存存善行慥々始終如一敦復之象也。此至誠

无息之道。聖賢不愧不怍之心也。何悔之有。敦者堅固完成也。此卦以初之復為主。所復一如其初。能以不遠為復。即敦也。本義中順云者。坤為順。居坤體之中也是未發之中。一順其初不加一毫彫琢也。故曰无悔。不但无祇悔而已。復頤不重初哉。不遠復者善心之萌入德之事。敦復者善行之固成德之事。

註說合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下仁如二。從道如四。皆因人而復。其復非自成也。五所以敦復者以中德自成。無待於人。故敦復而无悔也。

考成也。人性之初，止一中也。能完其初之謂成。不敦不可語成也。自考即誠者自成之意。順其初而完之，无一毫缺陷也。

有以考作考不善之考者。俞氏曰：二居下卦之中而休復，四居

五陰之中而獨復，五因二四之中自考乎已之中。有不善未嘗不

復于善也。蘇紫溪曰：天之動者莫如雷，故惟復為得乾之精。地

之靜者莫如山，故惟艮為得坤之精。復曰敦復，艮曰敦艮，皆終身

不違也。復以自知，故曰自考。艮以安止，故曰厚終。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此

卦以初陽為復，六在群陰之上而遠于初，蔽痼已深，善端滅息。

迷而不復者也。從欲惟危，凶可知矣。即其凶而極言之，棄天

天天必災之，自暴自棄人必絕之，以是而行，祇以敗事。且將喪

心病狂，終身汨沒而不能出，猶用行師，亦必覆車擒將，辱及其

君，雖十年亦不能雪耻也。迷復之凶，可畏如此。

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

蔽，柔終而无改過之遠，故昏迷而不知復，災眚以下甚，言其凶也。

十年不克，正七日来復之反十者，數之終，凡言十坤終之象也。

項卿曰：易之凶未有大于復上爻者，蓋人心不過迷悟二端，復

不可迷也。迷於復則患不可言者，故凶至此耳。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不可直  
指人君  
看

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是心以為天君，當存天地之心，迷而不復，則與君道相背馳矣。能免凶乎？

君以心言，君道謂初所復之仁也。反背馳也。迷復凶不仁之甚也。

无妄 ䷘ 震上 大畜 ䷙ 艮上 乾下

陸庸成曰：无妄災也。大畜時也。无妄以六三言，故以或繫之牛為災。大畜以上九言，故以何天之衢為時。然二卦以乾為上下，而震以一陽居无妄之始，艮以一陽居大畜之終，猶之剝復以坤為上下，而艮以一陽居剝之終，震以一陽居復之始也。合四卦而乾坤之上下備矣。故顯與大過去乾坤，而以震艮巽兌為上下，終之以坎離也。

无妄 ䷘ 震上 乾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為卦乾剛震動，是本天德之剛以動，以天不動以人，故名无妄。夫无妄則誠能動物，當得无亨，然謂之无妄，則无不貞也。又必一出於正，不拘于小諒，則信理而非徒信心，可得元亨而利也。若其匪正而所信或失其是，亦妄矣。眚且不免，安能利有往乎？

无妄誠也。史記无妄作无望，人有期望，即是邪妄。本義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即理，即自然，實理自然，所謂正也。无妄原无不正。聖人又慮人認理不精，偏執信果之念，以為是，故又點出貞字。



貞正所以成其无妄也。匪正有眚，戒入於无妄。上加一意也。此一  
正一反，深明貞之為利，意大抵着。念即為妄，不惟妄念不可着，即  
无妄之念亦不可着也。傳曰：心雖无邪，苟不合正理，即妄也。或  
問：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人有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  
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程敬承曰：元亨利貞，乾詞也。不利有攸往，剝詞也。陽既復而无妄  
有乾道矣。仍兼用剝詞，何耶？蓋一陽之復尚微，震方動而二柔乘  
焉，即妄之參也。雖有妄，便有眚。陽斯災矣，故仍以剝詞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

矣哉

卦名无妄，詞曰：元亨利貞，何哉？卦變剝自外来而為主于內，是  
道心復還，動无妄念，所存者一正而无妄也。卦德震動乾健，是  
即此為主者奮發有為，不屈于欲，所發一正而无妄也。卦體剛  
中而應，是即此為主者實意交孚，不載以偽，所與一正而无妄  
也。故詞曰：大亨而利於正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天命流行，本  
无不正，惟順天之命，天斯祐之，而元亨矣。其匪正不利者，蓋无  
妄而以不正往焉，則妄矣。欲往何哉？吾知逆天命者，天必不祐  
如之，何可行也。

通節反復其詞，只是將无妄與正合一處示人，見得无妄原出於

正。乃所以成其无妄。此天命之本體原自如此。而盡人合天者。亦反之。天命之初不可不正也。首三句不可平看。以首句為主。剛字為重。吾以天德為主。則動作應酬之間。自然皆德性用事。而无邪妄矣。蘇紫溪曰。剛自外来。是外卦純乾之剛来。而為主於初也。震之初。即乾之初。此乃卦之主也。人心之初。只要得其所主。動而健。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也。剛中而應。所主之剛。有相須而濟也。曰无妄。剛自无不正。而又戒之以匪正者。為中人言也。聖人之无妄。誠者天之道也。大賢之无妄。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又有資性樸實。无所自互。而于事机。未能一一合宜。則中雖无妄。而行未免有礙。故曰何之矣。其實一不正便是妄。便與天道不相似。

與本義  
實理自  
極意合

程傳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无妄之卦。動卦也。靜不礙動。以道心為主。此為主於內者。非有我之所得主。亦非去有我者之所得主。自然而然而動于无心。即動而天矣。此有主者。眾理自為之役。非以主役也。况物欲安得而撓之。即剛中而應矣。此有主者。人心自為之通。非以主通也。况形骸安得而隔之。於眾感眾。應之時。得无感无應之體。方是常主。方是真主。方是道心。而為天之道。方是率性。而為天命之性。故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則為知命。着一念為。即落人心。存心養性。脩身以俟。則為立命。動一念為。即為巖墻。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則為受命。墮一念為。即為困窮。故匪正之菁。亦云无妄。而不利于往者。不以天命。

往也。故有妄之不可往，易見而无妄之不可往，誰則知之。故曰天命不祐，聖人所以破萬世之蔽而塞異端之門戶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陽氣鼓動，萬物皆春，物與无妄也。然與以實

理者，天也。全其實理者，聖人也。先王於是代天理物，茂生之心

對時育之，使不失其實理之自然而已。此贊化育之道也。

彖曰：天命上說，象德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以

无妄物，各具一性，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

萬物，亦聖人自然之天也。物不必無人言時字最重。

程敬承曰：對時育物，只以无妄為主。茂者一誠充積之盛，有鬱勃

之意，故其動也。以天其行也。以時因時而施，非有心以迎時也。因

物而付，非有心以合物也。如堯舜鳳儀，獸舞孔子老安少懷，豈有

所期必之哉。期必為則妄矣。妄則天命不在我，而何有於育物。故

對時育物者，无與於時與物者也。此天道自然之妙用，聖人所以

禮天而无妄也。

陸庸成曰：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時者有為主於內者，

也。內與外相對，吾心之萬物不皆備，則天下之萬物不可得而發

育者，先王所以盡性盡物性也。

六爻全吉。胡雲峯曰：六爻皆无妄也。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

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

行雖无妄而有肯无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肯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有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肯時當靜而靜也。君子之學時止時動以適於无妄而已矣。

蘓紫溪曰傳曰復則不妄復者天也。无妄者純乎天而不雜于人。也。夫天人之幾微矣哉。種々思慮俱属妄心。種々計較俱属妄動。如克伐怨欲之滑心也。聲色臭味之戕性也。妄之妄者也。若潛心學問銳志進修固自以為无妄然取效太速則期必之私乘焉而妄成心未忘則固我之私乘焉而妄時窮勢極則執一之私乘焉而妄。彼其立意未嘗不欲為聖賢君子而偽滅性人賊天幾微之

間大致千里矣。二之不耕獲不菑畲是勿忘勿助純乎天也。五之勿藥有喜是不好大不喜功純乎天也。初之從吉行其不得不行四之可貞止其不得不止。歸之大亨以正天之命而已。三之災也繫而妄者也。上之妄也窮而妄者也。告子之助長无異揠苗尾生孝已无取磬々夫人知妄之妄而詎知无妄之妄耶。

○初九无妄往吉

初九正剛來為主于内者。最初一念動以天不以人。无妄者也。以是而往獲天之命。天必佑之。安往不吉。无妄以初九為主。震陽初動誠一未分以此而往動與天合自得无心之吉。

注吉與  
得志就  
本俸言  
涉解

時說吉以君民親友言非也。有謂與天地萬物相感通者可從者。來此往吉宜以心言。唐凝菴曰：初與四敵應與五未交，何以言往。蓋於穆之運原自不已。吾人之心原无停机。一陽初動，生機勃不可遏，順其最初一念而往，即是天之行健，即是至誠无息。安得不吉與匪正不利，有往正相反。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心初體也。无妄而往，順心之初體以動，而自得，其藹之正也。志有不得乎。

程敬承曰：大凡有應則有繫，无應則无繫。直心而往，此心之本。自如故曰得志，非以行之順利為愉快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人皆知不為之无成，不知有為之為累。故聖學有為，為心與取必心皆妄也。皆不利往也。六二柔順中正，純心修學，而无計功期效之念，无謀為於前，无冀望於後，如不耕亦不獲，不菑亦不畲也。无妄之至也。則雖不計功效，而功效自應，何往不利乎。

六二非无作為，只是始終一无計較也。前念不生，後念不起，无獲與畲之念，恰似并耕與菑都无有也。紫溪曰：學非无為也，順乎天機為之以天，即謂之无為可也。非无淥也，與天俱化，得之以天，雖謂之无得可也。邵國賢曰：有所為而无所冀，非无妄也。无所為而有兩冀，亦非无妄也。當耕而耕，當穫而穫，何耕穫之有。當菑

亦要玩  
本義因  
情順理

而蓄當畜而畜何蓄畜之有此之謂无妄。耕春耕獲秋收蓄懇也是開田畜熟也是三年之後成田也。則字甚緊見匪正决无利往之機也。利往自然之理无妄之福也。與卦不利有攸往相反正有意无意之辨。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二之无妄有如不耕獲者言不以富利雜其天理粹然純修也。

富當利字者未富者虛中无實之謂沈德培曰人多為富字所悞心仔裏潔淨淨去清來未嘗念頭涉着功效上此正純心之學便不害无妄之体。游氏曰无妄往吉乾道也初之剛有主而

實不耕獲不蓄畜坤道也二之柔无欲而虛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本无妄者慶不得正則居非其地遇非其人有意外之災所謂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者故為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之象君子且柰何哉亦順受其正而已

邵子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故曰无妄之災其象何如或係之牛彼无故而來也行人之得此无故而去也邑人之災亦以无故而罹也无故之事人所不能必也行人與居人兩或相值得牛與失牛事有相因蓋適然之遭如此此聖人恐人泥定往吉之說稍遭逆境便生怨尤故發此以

盡其義欲人以義命自安純其无妄之心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得牛在行人而所係在邑人則詰捕之擾非邑人所受而何此言理之所有君子不得而避也惟自信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則天德為君下无應與則物交无引是以實心常存實理常運為可貞之象无二三之咎矣

可者許  
之詞  
世有自  
不顧其  
可者匪  
正是也

六爻皆无妄全重在貞即利貞之貞不至於匪正故曰可貞蓋六四之乾體即震初之動无所係累也時說可即當也當守此貞而不變也

貞而不變也

唐氏曰于初四兩爻乃見心之全體要知念之遷轉曾无停机此心也如之不動真常寂然此心也然非二也念之遷轉而真常終於不動如之不動而遷轉更无停机不可執住往吉可貞相病也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本固有之理可貞无咎者守其所固有者也

非固有之謂固守也乾初体乃震一陽所自来是貞其所固有非由外鑠也時說謂凡物不能守便不為我有矣故固守乃能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九五所謂剝中而應者非有妄也但在无妄之時不免有意於

无妄夫妄疾也。有意于无妄亦疾也。一念内横太虚之体碍矣。當知幻從真生亦從真滅。勿藥而自愈矣。

說以  
象言  
各

時說以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德内治修矣。設或變起不虞是无妄之疾也。靜以鎮之當自定耳。看来六爻皆言心學。忽參以治道殊非卦旨亦宜主心學。言程敬承曰九五健體也。健體本无疾。即或有疾非真疾也。惟順其天命之正而以无心處之。天將自佑。徃將自利。无妄之疾當自緣无妄而愈矣。楊敬仲曰起意于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則于意上生意疾中加疾矣。故勿藥即是藥。聞之師曰。總。是戒其妄動。其實九五无疾者。設為之詞以見其當靜也。

的是誤  
為之詞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藥攻有妄者也。无妄而藥反以藥生疾矣。可輕試哉。

疾者。堯舜猶病之意耳。猶病而或少有更作變動則反以无妄起疾。不可試者。戒在動也。動則妄矣。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處窮極之地。而必信必果。膠固而不知變。不可行。而行適以自害。何能濟乎。故為有眚无攸利。

此象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攸徃者。彖止言有眚。而此言行有眚。則不行猶或可免。當止而行。便匪正。何其躁極而不知處窮之道也。蓋由乾体健極。故不能止而有行也。唐蕤菴曰。三猶可諉其



災於天上。是造其青於已。崔子鍾曰：下三爻貴動，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則行者凶也。曰災，曰疾，曰青，曰窮，人之所避，而不知欲避之私，皆妄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欣厭就避之心，非有妄之所由生乎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而行有青，豈誠不足哉？窮極而不知變，故災也。行而曰窮，即欲往何之之意。纂言曰：居卦之極，靜守而終焉可也。乃猶行焉，故以窮之災言之。窮反生災也。一說此爻如孔孟有德而不得行于春秋戰國者，紫溪曰：六爻皆无妄，使信不以正，何以謂之无妄？本義窮極作時上說，時之處窮，雖聖人亦有行不去處。

大畜 ䷙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卦体以陰畜陽，畜止之大。卦德日新其德，蘊畜之大，故為大畜。夫畜貴大，尤貴正，必其利於聖賢正學，不雜曲端，然後有大蘊藉者，斯有大設施，食祿於朝而不家食，抱負可展而吉矣。匡濟時艱而涉大川，險難可濟而利矣，此有体斯有用，体用合一，畜所以為大也。

卦名雖以止畜蘊畜二意立說，仍重蘊畜上，故卦詞俱就蘊畜言。功夫在利貞上，學術正則事功宏，不家食利涉大川皆本畜之貞來。

以利貞 賢不可 如時說 三平重

彭山曰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於下是大蘊也成畜於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 吳因之曰士君子學術未有空虛无用於天下者必天地間事業无一件不能做施為措置果到透徹處方完吾學問之分量若事到頭來伸手縮脚從有所經理亦只是勉強支吾苟且塞責非有卓然可見之效萬世不拔之業這却是本領不濟學術未純六完不得大畜故不家食涉大川文王繫之特詳如此看此卦辭先要在卦名大字上想出意味來

彖曰合直 全彖以剛健為主聖賢之學必止于健天德也畜之大乃大於健德也畜之正乃正于健德也健德所履无不篤實

健德所煥極其輝光人能畜此乾剛以止於健則有大涵養者自有大作用也應天即剛健故君子以健為學即以天為學完此剛健動與天應畜乃大矣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何以名大畜哉亦大畜此剛健之德也為卦內乾剛健是德性堅強而物欲不撓外艮為止是本此剛健者踐履篤實而光輝宣著德日進於高明而成畜之大矣故為大畜 故詞曰利貞者用此本體之剛尋向上達而希賢聖以為歸能止于天行之健此其大工夫大學術而為大正也所以利貞也 惟利貞

則不家食矣。國有養賢之典。正大畜者亨之。而膺其大亨也。惟利貞。則利涉大川矣。張弛闔闢之天。正大畜者應之。而動合時宜也。使所畜未大而未正。則我不得為賢。能享大亨乎。心未與天合。能達時變乎。此畜貴大尤貴貞也。

首節剛健以本體言。篤實輝光以踐履言。吳因之曰。吾儒學問。先要剛健為主。不令胸中容半點私。及至下手時節。又一毫放鬆不得。直須敦篤懇至。把道理着實體驗。着實踐履。不令半點虛浮。久之。天机活潑。鼓舞。鳶飛魚躍。暗地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此就做工夫的內說出一段真光景。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按篤實輝光重。篤實字。輝光即在篤實內見。躬行懇到。踐履真純。則自

說如此

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曰新者日進一日之意。一說輝光無項乾艮。來彭山曰。剛健者乾。篤實者艮。二體相磨而神明見。輝光發越。與日俱新。蓋誠中形外。自不能已。畜之所以大也。

二節時說分三段。剛上。人臣進位具瞻也。尚賢。人君尊禮賢士也。止健。鋤強不使為惡也。非直已守道不能濟時。非屏欲斥謔不能任賢。非道德齊禮不能化暴。三者皆大正也。故利貞。或有相承講者。止健之功非剛上而尚賢者不能。君臣道合相與有為。方能化天下之強暴。看來宜以畜德言。方功利貞。剛上之剛即剛健之剛。止健之健即剛健之健。上文剛健篤實輝光止渾成說。個所畜之大。此欲發利貞之意。又就此剛健而發之也。

養賢應  
尚賢應  
天應止

不家食二節俱承大畜利貞來惟大畜利貞則賢德在我故能應  
養賢之典天理融貫故能具應變之才 吳因之曰天者時而已  
矣蘊蓄深積累厚義理爛熟融貫百凡施為注厝圓活通變隨時  
轉移動與天俱故利涉大川蓋變故攖于前患難臨于後這時轉  
眼風波倏忽變化若令泥執之士拘按古方而欲以濟非常之變  
非徒无益祇憤事耳此應天時行斯可利涉而必大畜利貞也  
吳臨川曰涉險非乾健不能五應乾故利涉

○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至大而在山中大畜之象也君子欲大畜其德恒從古人言  
行中求之蓋古人由盛德出為言行則言皆德之華也行皆德

之實也於是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焉得古人之言行即得  
古人之心得古人心之理即得吾心之理畜斯大矣

天在山中以氣言天積氣也空虛中无往非氣則无往非天山之  
虛處皆氣則皆天也多識以下作一氣講不必如時說多識前言  
往行非誇多也乃所以畜德也云云山之体小而能韜天道人之  
心小而能聚天德此孔門博文約禮之旨博文乃所以約禮多識  
前言往行乃所以畜德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  
程敬承曰德在內豈待多識後大君子剛健篤實內已充裕多識  
前言往行即聞見即德性所以大其畜也識者識之心也畜聚也  
止也多識者聚而止之以心為宅故畜大也德何以曰日新也前

德即副  
深畜德  
即止于

言往行皆吾故物自我畜之則新矣。游氏曰非別健篤實則多識者不免徒博之病矣。

六爻合旨

陸庸成曰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

止為義。初懼災而見幾。二得中而獨善。雖以三之畜極而通也。猶必以艱貞為戒。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四禁惡于未形。五清源而自化。然後上之不畜而通也。始見道之大行。而喜慶又不足言矣。何之為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之衢。亨至此也。

馮氏曰乾進也。曰利已。曰說輟。曰艱貞。能以止為進。艮靜也。曰牝

牛曰積。豕曰亨。衢能以靜制動。參和不偏。所謂日新其德也。

六爻要  
一。意不  
必。把上  
下。而體  
分。截看  
以。君子  
小。人互  
取。義

也。養之欲。有以用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輟。止也。閑與衛用也。利有攸往。行也。三為行之基。用之體。至上而行。與用俱達。止而後行。必通養而後用。必濟是之謂大。正是之謂日新。可用養賢之典。成濟川之功。

蘓氏曰大畜之卦。聖人所以包羅萬象。負荷一世。而為日新富有之盛德大業者也。人皆曰如是。可以行矣。如是。可以進矣。而聖人以為未也。初之厲也。慮其災也。二說輟也。戒其動也。至於畜極。而通我車。既閑矣。我馬既逐矣。可以坦然行之。而无所不利矣。然天下之人。剛柔異性。媿惡異習。於是有觸若牛。而突若豕。而悍然難馭。

者。豈形驅勢格之哉。亦以其自治者治人耳。試反而觀之。吾身室  
欲於未萌。則其克治也。易止。惡於既潰。則其懲創也。難。直養之學。  
順之而自消。強制之功。遏之而愈熾。而况於治人哉。是故童牛之  
牯。必防其漸。殲豕之牙。必相其机。夫亦以鉤距之屏迹。不若候明  
之潜消。棄灰之畏威。不如保釐之胥化耳。要之初以牯而厲。二以  
殲而脫。四以牯人者。自牯。五以殲人者。自殲。是相拂而未始不相  
成者也。惟至何天之衢。則太空在吾心。太和在宇宙。而非塵世道  
路中人矣。噫。末世以要路為天衢。而不知以日新。應天為天衢。何  
怪其措足之差哉。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為六四所畜。是君子而為當權者。摧抑也。往則受制。有厲  
矣。利在已而不進也。

初九乾體。志於上進。恐恃其剛銳而往。以受畜。故以利已止之。卜  
子夏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上進。則厲。蔡子木曰。大畜明。體適  
用之時。畜已盛矣。然有意於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義以明之。  
取象艮山在前。乾雖剛健。必不能通。故利已。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有厲而能利已。則小人肆災之日。自不犯其災矣。  
不犯者。初自不犯也。行止皆存乎初。重初也。按程朱解。初二則  
以四五之畜之者為小人。解四五則以初二之為所畜為小人。蘓

不必指  
上為小  
人如蔡  
說渾然

上經會通 卷四 四十四

子瞻則六爻皆作君子解。與卦旨合。附後  
 蘇子瞻曰。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  
 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  
 姑息。初九欲進之心無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  
 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九二與說輶

二亦為五所畜。剛而得中。故時止而止。若輿之自說其輶而不  
 進。明哲保身。二得之矣。

朱漢上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柔能畜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  
 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木力蓋世者。或聽于委喪

之命。故曰大畜時也。輿行以輶。止則脫之。輶與輻不同。小畜所

說者。久住之計也。大畜所說者。暫止而可以旋起也。小畜之所說  
 在人。大畜之所說在已。取象二與初三同為乾。體有輿象。二在

中有輶象。剛中能止。有自脫其腹而不行象。輿而脫輶。脫其車下  
 之縛。而其中如故。不失為輿也。故无尤。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二如輿說輶者。由有中德。故不躁而能相時。何尤之有  
 或以中无怨尤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與上當畜極而通之時。同德相與。故三隨上而進。比德協力。

艱貞二  
句舊說

此說艱  
貞是力  
守其貞  
日閑即  
是艱貞

以馳驟乎王事，有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恐如初之有厲，不  
如二之无尤也。必艱難守正，致慎重之道。日閑與衛，修進用之  
資，則其出不苟，其進有具，自然動有成績，而利有攸往也。  
良馬指三逐者，三逐上而進也。上為天衢，故馬可逐。然馬不憂其  
不良，憂其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故有利艱貞之戒，謂不可以易  
心處而苟且以赴功名也。日閑與衛，正是艱貞與象，所以載器足  
以任重。衛象所以防才足以應變，必如是而利有攸往，難之辭。  
須知乾為良馬，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亦俱逐而進，不獨三也。  
敬承曰：日閑與衛，只是不恃壯，用銳而持重，審慮之意。與艱貞  
一。套事，不可以閑習為上進之具也。舊說艱貞與衛以節與才

並對亦可

雲峰曰：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脫輟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猶戒之  
艱貞閑習，慎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輿脫輟而不進，三閑與衛  
而不輕進，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利有攸往者，以三之志與上合耳。蓋三與上皆陽也，其德同其  
登進之志亦同，故勢不相畜，得遂進而利往也。  
潘氏曰：大畜之權在上，故曰能止健。而自止，此三所以合上之  
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二在書道

卷四

四十六



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難勝不免煩刑戮矣  
四與初應畜初者也能止惡於未形若童牛未角而加之以牯

大臣佐以畜惡者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用力甚易故

大善而吉牛之觸在角童則未角其天全矣此時牯之使不至

抵觸所以消融血氣而畜之易也是民未有欲心而教之讓未有

爭心而立之防也張雨若曰禮者防于未萌之前刑者禁於已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有止健之心者能潛消天下之惡而得元吉此心下為一快

乎

六五殯豕之牙吉

五居君位畜止天下之惡者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君

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摠攝事有機會聖

人操得其要拔本塞源則道之斯行止之則戢其用如殯豕之

勢牙雖存不為害也不勞而治

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強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若

殯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以此畜天下之惡得畜之

要道矣

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情而已殯去其勢則

二至會通 卷四

四十七

牙不噬。順逐其情則健不爭。故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彌其源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能化暴而得吉則天下受其福矣不有慶乎。

虛齋曰論為力之難易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四曰元吉而五止曰吉論成功之廣狹則四不如五之廣故五曰有慶而四曰有喜五不如四之易者時不同也四不如五之廣者位不同也四五二爻有主陰自畜之說者而蘓氏以陶鎔人才言蘇子瞻曰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童者也而遂之故至於九二

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牯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牯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畜極而通反側盡平天下大順大化何其如天之衢也禮

樂刑政沛然四達矣亨

王治化說根四五兩爻來曰何喜之也天衢天路也四通八達无所障礙天衢即是亨有照三爻良馬逐主君子行道說仕路无所阻塞彖所謂不家食利涉川三所謂利攸往皆本此又有主畜德說隨畜隨諉不足為大畜惟畜極而通用力之久一旦豁然

貫通也。斯為大畜。又有主廣開賢路說。四五俱以陶鑄人才言。牯之積之皆有畜止而不輕用之意。至於上九畜極無所事畜矣。恣其進而大用之。使展其驥足也。蓋四五之畜之者。抑其銳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上九之畜之者。君子之才德已成。與衛已閑。无虞于四之逸也。廣開賢路之道也。取象艮為徑路在上。天衢之象。道字行字。正與衢字相應。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治化四達。而如天衢。豈獨四五之吉慶哉。王道大行於宇宙也。取象艮陽在上。天道也。畜而至此。天則用事。乘乎六虛。入于无礙之門。故曰大行。畜之大。故行之大也。

吳因之曰。乾是恁樣剛健。若此畜得絕好。他豈肯為我制。故上三爻俱言善畜之道。惟善畜所以天下都被他制縛也。

頤 ䷚ 震下 巽上

陸庸成曰。震艮為頤。取一陽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陰皆虛。故有頤之象。巽兌為大過。取一陰居上下之極。而中四陽皆實。故有大過之義。頤飲食之道也。人之所資以養也。大過宮室之象也。人之所倚以安也。故頤與大過之時。皆嘆其大。

頤 ䷚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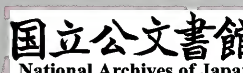
卦体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皆頤之象。故為頤。者養也。養之道。

惟正則吉。故觀其養德者，皆聖賢之道，而不雜於他岐，乃為養之正也。然欲觀其養德者，何如必觀其養身者。口實一出於自求，不為飢渴所累，乃為養德之正也。斯為貞吉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而頤中之虛，原未有物，故以貞吉示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也。曰觀，乃獨知自証，不假外求。意養正工夫，全在此處着力。大抵天理當然之極，畧差一毫不得。稍差一針頭，便不是正。所以要觀自求口實，是觀頤裏面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一有不正，連所養亦為累矣。故剔出以示人。口實如飲食嗜好富貴爵祿，身上受用者皆是。

養氣寡慾以養心，學聖道而不溺於虛死，崇正學而不流於術數，則養德正矣。不然，異端曲學皆不正也。自求口實，果窮不屑於彘，達不愧於素餐，不以貧賤飢渴害心，不以聲色臭味汨性，則養身正矣。不然，急口腹而輕道義，即不正也。正則吉，不正則凶。安得不考。但經文原未嘗對必從串說，謂觀頤於自求口實，觀之觀頤，即所為考其善不善也。自求口實，即所為於已取之而已也。謂頤之道，在自求耳。

按頤以靜為本。惟自求則靜，而知止所以得正而吉。而一外假而妄求，則以動為養，不以止為養，專為口體之奉，失其正也。故六爻之義，自養者吉，求於人者凶。初二三動，休毋論已，雖四五亦未免。



顛且拂也。資人故也。獨上九之養取足於已。所謂以止為養者。自

養以養人。養之正也。信乎觀頤之在自求也。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

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所謂頤貞吉者。蓋惟養正則道義不虧。身心有補。故吉也。觀頤

者。觀其所養必得正而後吉也。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出于正而後所養乃得正而吉也。試觀養萬物者。天地乎。而有不正乎。養萬民者。聖人乎。而有不正乎。則人之自養必

如天地養物。聖人養賢。各當其可。然後得正。得正然後得吉。頤之時不其大哉。

首節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言。則字甚圓。謂養而正則吉。不正則不吉。然觀其正在觀其所養者何如。觀其所養在觀其自養者何

如。二句正是解養正則吉。宜一串說。養德養身絕非兩件。除了養身別无養德。故聖人不教人觀其養心而教人自求口實。耿

希道曰。人之所以忘其大体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占其自

養矣。自字甚重。頤之道。養已以及人者正也。舍已而及人者妄也。洪覺山曰。何以為觀也。艮一陽在上止而明。故可觀也。何以

為實也。震一陽在下為動。為實動而後實之。正與不正分焉。故觀之者觀之於其動也。是故君子之體頤也。必虛中靜止。無一毫忻

羨之累。則外物不入。而後內之所自養者可觀矣。

二節。天地養萬物。是養之有生之後。日夜所息。雨露所潤。雷動風散。元氣渾。推出來便是无待及也。聖人不能自以其所養。天下而養賢以及之。有所及。卒歸於无不及矣。養之及民與天地養萬物者同功。故於時為大。上言養之正。此極言養之大。凡道理未有正而不大者。楊氏曰。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謬戾。而物不遂其生。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故惟正然後吉。順之時豈不大哉。

始於重  
一正字  
大從止  
米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震動發生。萬物得養矣。頤之象也。君子以人之所養。

固非一端。而亂階於言語。禮始諸飲食。非必德養身之切務乎。故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身。所謂養正之吉也。

此俱作  
養身辭

言語從頤動而出。不慎則妄出。以招禍。飲食從頤動而入。不節則妄入。而致病。皆取止其動為義。有不分養德養身者。洪覺山曰。養自其身始也。身之易動而為德病者。莫如言語飲食。慎之節之法。山之象也。吳氏曰。已得其養。然後可以及人。未有不先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六爻合旨。趙汝楙曰。頤中有物。貴于動而後合。今頤本虛而下猶動。故動之。体凶。止之。体吉。初之凶。失在觀。二之凶。失在行。三正。

乎凶以動極也。四麗乎正。五居正。上厲。故皆吉。

經繹曰。頤下體震動於敬而多凶。其上體艮止於道而多吉。情之性也。又下体主自養。專所養於身而凶。上體主養人。公所養於人而功。性之命也。惟陽為能養物。陰則斂之。故卦主二陽爻為養焉。六爻皆主養。身說无養德意。但養身正則養德在其中。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九陽剛在下。本飽乎仁義而不顧膏粱者。如龜以靈氣自養也。乃應四而觀望。缺位舍素持之清操。羨非義之爵祿。猶舍爾靈龜。觀我朵頤。頤烏則敗名喪節。何凶如之。

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詞也。靈龜以靜而為養。朵頤以動而為養。李樂菴曰。爾一點灵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去理會。只來者我利達富貴。便奔趨求媚。如此則朵我之頤矣。正

如劉禹錫輩。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也。舍爾觀我。與自求口實。正相反。震陽在下而動也。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陽剛本足自貴。乃觀我朵頤。慕人爵而棄天爵。祇取清議。亦不足貴也。

洪覺山曰。九以陽實明智之德。自養于人。无待於外。如龜之咽息。以氣靜極而靈。可謂貴矣。今乃朵頤於四。以陰虚无實而又无所得焉。徒自動頤垂涎。朵。烏爾矣。故觀者設為四之詞曰。舍爾

所得焉。徒自動頤垂涎。朵。烏爾矣。故觀者設為四之詞曰。舍爾

云其亦不自知所貴哉蓋啓之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惟陽剛足以自養二陰柔待養於人者求養于初是大丈夫不能自食而其心恭養於卑賤既顛倒而違常理矣至求養于上則以士君子不能自養而奔走趨附于權勢寧不見拒而得凶乎

初上雖能養人均非二之正應二居動體不能自止下為初九所動上為上九所動是無資身之策才德不足動人不求我而我猶曰貽羞士類而已不過失正理之常至越五求上必且斥逐而取凶矣然則顛頤不足病在於丘頤也遊大人以成名者毋為乞墦之態也

按二之顛頤何以異于四之顛頤二之丘頤何以異于五之從上但四五賴其養以養人二賴其養以自養人自養吉凶分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之求初固不得矣往來于上復得凶者何也以非正應而行失其類也情分不投誰其與之適取凶耳

時說兼言初上看來單言上更佳人各有類行无失其類則相應相求感之易動即代之養而不言恩受其養而不言惠二行失類非應而求養故妄動而取凶也行字最重惟行故失類使堅自



守之節。何失之有。行字對守字看。凡養道以安靜為无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以陰不中正而處動極其所為頤无非縱欲敗度恣情滅性于養之道拂矣。雖其所養為天理人情之正能无凶乎。其凶何如。吾知終身沉溺名節俱喪而已。何所利哉。

二是處貧賤而不知守。三是處富貴而不知節。養正宜靜。亟動於欲。拂養正之義。視拂經尤甚。故曰貞凶。見得飲食男女之常不慎。

即為戕生伐命之斧。可畏也。夫。吳因之曰。自養之道。全須自立主意。自存識見。自勵操持。再靠別人不得。再放倒不得。故二二兩爻凶禍至此。

身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十年勿用。蓋其於養之道。所謂自求口實。節飲食者。大悖也。道宜靜而妄動。故至此耳。

○身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悖即拂頤大悖由動極來。如以藥石養生。以梁肉伐病。以嗜欲殺身。貨利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心。皆大悖之類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初九陽剛德足。養人四以大臣任養天下之責。而與初應。惟其養是賴。故以上求下。似顛于頤。而為民養賢。則雖顛而吉。第患下不專。而求不繼耳。誠能信任不二。如虎之下視。專一不他。始終如一。如虎之求食。相繼不已。則賢者效用。而於相道无負。何

終如一。如虎之求食。相繼不已。則賢者效用。而於相道无負。何

咎之有

惟陽剛能養人。四五俱陰柔。故皆賴賢以養天下。自養於內莫如  
龜。求養於外莫如虎。下視也。虎之威在目。故視眈眈。曰逐。則  
虎視下而求食之心也。四以賢者目初。故其視專在初而不泛用  
其養。以及二三。如所稱吐哺握髮云者。所以得吉而无咎也。泰  
義云。下賴上之養。則不可求。上賴下之養。則不可不求。  
蘓氏曰。二顛頤而凶。四顛頤而言何也。二徇人而喪己者也。四舍  
己而用人者也。以眈眈逐逐之心。用之徇人。則為欲心。以眈眈逐  
逐之心。用之求賢。則為道心。頤所養之正。與不正何如耳。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而吉者。惟能任賢。則賢人之養。即吾之養。上之德施于是  
光大于天下矣。

見為相者。不必耻其恩出自下也。養在于初。功在於上。指五人  
臣無施。臣之施。即君之施。故施歸之上。艮有輝光象。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居君位以養天下者也。才質不足。反賴上九為養。拂於常矣。  
然用賢養民。君之正也。安守此貞。則天下蒙澤吉矣。若不度德  
而自用。以濟則謀猷不足。養道何賴焉。不可涉大川也。

拂經猶顛頤也。居貞猶下之專。求之繼也。居貞二句。是一正一反。  
見當任賢養民意。取象六五艮体。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体

不可涉  
大川是  
足始貞  
意非守  
留濟反

則反是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貞之吉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

爻言居貞未言所以貞也象言此心樂從无強方是居貞

張中溪曰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

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順厲吉利涉大川

陽剛在上六五賴其養以養天下由順象也此其任大責重必

厲以處之則克勝而吉矣然不以此時大奮經略弘濟天下能

稱厥任乎利在匡濟時艱以涉大川也

願以止為養四五皆柔至上九之剛而後止則群陰之得所願者

由于上也上居亢極群陰附之大君順而從之使其心微有驕肆

則君疑衆怨上下交謫必危厲自處乃可得吉利涉大川不亦宜

乎涉川艱險非危厲不足以濟此即厲吉處也五曰不可涉

大川則涉川者在上矣

馮文所曰一曰不可涉大川一曰利涉大川者君不可喜功臣不

可避事也君喜功而天下不得養臣避事而天下失所養皆願之

道也

陸庸成曰卦惟陽德能養而爻初上二陽乃初則養一已而不足

其靈舍也上則養天下而有餘其厲勝也靈明之天本自足貴統

在重已 舍涉川 意涉川 正由願 中大經 濟則任 大則任 濟亦大 必屬而 後吉利 耳重屬 聖

業之字。利賴无穷。士當自養。宜寶爾靈。當其養人。无忘爾厲。兩得之矣。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而以厲獲吉。則天下皆被澤矣。大有福慶也。

古大臣道濟天下。皆由憂動惕勵中來。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厲則慶在天下矣。

吳因之曰。四五之養。不免取資于人。獨上九取足于己。惟以其才猷之自裕者。貽四海蒼生之慶。豈非養道之最優者。

大過 三三 巽下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居中。過盛是際非常之時。而有非常之事故。為大過。夫大過之時。非剛不濟。苟以荏弱當之。適以敗事。象棟撓也。惟以剛濟之。而又善用其剛。則可往濟時事。撥亂定傾而得亨也。

大過有單以時言者。謂非常之時。內有二意。時極盛勢極重。已非尋常光景。且時極盛。則必衰。勢極重。則必反。又時之不常也。有單以事言者。謂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非常事也。看來兼時事言亦可。宜以剛為主。以剛得過者。還以剛得濟。棟撓者。非剛也。亨利者。善用其剛也。

或曰。攸往。句承棟撓說來。正見勢重時危。田地。君子正宜急往。以救棟撓之敗。不可坐視其壞。而莫之計也。不是兩意。看來棟撓

以攸往 捨合 救 說 道異常

是委弱者坐視不救也。故惟利往以救乃亨。

彖曰全吉。

大過之時无才者不能濟。恃才者悻于一逞亦不

能濟。故全彖以剛為主而以中巽悅善用其剛是過而不過。大得

人之才也。故可處大過之時。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卦名大過者四陽居中過盛而大者過是事處其極不可以尋

常拘者。此非柔弱之才能濟而此卦上下皆陰為本末俱弱

是既不能振作於始又不能奮發于終棟能无撓乎。夫棟撓

者陰之弱實陽之過也。常此者必過而不過乃克有濟。今卦體

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卦德巽而悅行是強毅過人矣而風裁

不至太露。又且存諸心者沉潛詳審見諸行者從容和順是大

過人之才也。以此而往何事不濟。故利有攸往亨。夫大過之

時以陰柔才弱者處之則撓而以剛中巽悅者處之則亨。可見

大過之時乃極難處之時而不可以尋常目之者其時豈不大

哉。此所以必待非常之才也。

首節大過宜以事勢說不可以人言。涉在大壯上去或曰凡作事

雖以英明果敢為主然巽順委曲亦不可少。須用他来相濟。今純

是果敢用事刻覈太至不能調劑和平以至激勵不可收拾。是為

大者之過。

二節本末作始終者只主一人說非罪初上之不勝其任見任大者不可苟也。

三節陸氏曰剛過是大過之本色非所以亨也亨處全在中巽說三字而巽悅又穩不離中体中者意氣不用純是德性也德性之純潛內運為巽其和順外宜為悅則靜无不察之變動无不投之機何大過之足慮乎程致承曰棟以本末而挽乃巽兌二卦皆主陰剛中而以巽悅行之不幾益其弱乎何以利往而亨蓋剛當過時易涉於偏倚惟中乃適於時亦易涉于躁率惟巽乃入於幾又易于激亢惟悅乃調於氣是過而不過之道也故利往而亨剛過而中則可立巽而悅行則可權。

末節吳因之曰大過之時事体大關係重實是驚天動地吾稍看一分意氣半點暴戾只消頃刻之間把天下事却敗壞了必如所謂剛中巽悅者從容委曲和平鎮定于聲色不動之中而自有一定之成筭庶大過之勢可挽回而維持信乎大過之持非大過之才不足以濟故曰時義大矣哉仲虎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君子有為之時也蓋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愈不可過也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可用也推之時成敗之机間不容髮可不謂之大乎。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潤木乃至浸滅乎木大過之象也君子以之立大過人之

行焉天下非之而不顧。雖獨立不惧。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雖遯世无悶。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惟聖賢之卓行絕識。大過乎人者如此。敬承曰：澤能滅木而不能使木仆。以其植根固也。故大過之時，君子所為皆衆人所能知。有誰與共照者。故曰：遯世不惧。无悶。純是德性用事。惟有剛中巽悅之德者能之。非氣魄意見所能參也。質卿曰：大過之時，皆衆志所趨而致然也。人皆尚同，君子獨立不惧。人皆適世，君子遯世无悶。此非以過高之行過乎人也。正以其堅持之操挽乎過也。世道攸賴，正在乎此。惟不惧能獨立。惟无

悶能遯世。不可如時說獨立。易至於惧云云。章氏曰：常人元陽不充。故无定見。无定守。君子渾身陽氣充實。何惧何悶。

六爻合旨 丘氏曰：大過陽過乎陰。濟過之道。貴其中而已。六爻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為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陰躡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馮文所曰：大抵陰宜慎而不宜過。故藉茅則吉。滅頂則凶。陽宜濟。

而不宜過故二四則利三五則不利然則易所謂大過者乃无取於過也

温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或曰初六慎之過者也上六勇之過者也然不失為仁義之事也故皆无咎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以陰柔能慎之資巽下續密之慮以處過時謀必萬全舉無輕發慎之又慎藉用白茅之象也何有棟橈之咎哉

六爻皆有保時過之任者以人臣濟過言有小于天下之心者斯

有大於天下之事藉用白茅戒慎恐懼之過也或問卦取過而不過之義而此言過於畏慎何也曰過于畏慎乃其所為不過若縱事則過矣取象初柔在下承上陽剛有藉象茅柔物巽為白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以陰柔居巽下所以慎之又慎而象藉用白茅也

雪松曰柔在下也剛之過者正宜得初陰以為藉善陰之詞也二比初故无不利四應初故棟隆吉三重剛非初所能輔而又應上六之柔故有棟橈之凶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陽始過而得柔以濟之二之謀淺而初之謀深二之慮近



而初之慮遠高明柔克事功可圖象楊枯矣而生稊其發育有  
机夫老矣而得女妻其生育有望天下事尚可為也可以救過  
矣何不利哉

此所謂剛過而中利有攸往者楊曰枯夫曰老象陽之過也若不  
免英氣害事矣生稊得女妻象比於陰也則能補偏以制過者過  
而不過生道也何不利哉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  
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女妻者言二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也以柔濟剛何  
事不成哉

林次崖曰陽過之始剛未太過也初陰未太柔也以此相濟故无  
不利

○九三棟桡凶

救過之道惟剛中為善九三以剛居剛乖事體拂人心即欲少  
有建立且弗克濟况大過之時烏能勝其任乎棟桡之象也凶  
何如哉

三四二爻在一卦之中故皆取棟象但卦言棟桡太柔則廢爻言  
棟桡太剛則折

李西溪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  
棟桡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

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撓也。此二爻當上下俸分看。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撓之凶由其剛愎自用雖有忠益拒而不入不可以有輔也。

不可二字宜玩非人不能輔三過剛自用不可輔也。大厦將顛非

一木能支時事將危非一人能濟過剛无輔誰與共救天下之過

乎。或曰輔三者上柔不能輔而二又自用寧免棟撓哉。

虞翻曰大過棟撓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為重四應乎初救其本也。

救其本于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撓乎下。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

其末于已過之後故棟撓而不可輔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于其

本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九四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是大臣剛柔參和克負國事者棟隆

象也可濟過而言矣然四之所以吉正為剛柔之得中也若更

有取于初而有他焉則過于柔而理者亂振者危祇取吝耳

隆起也取不撓下之義。經緯曰剛柔之用難其中損過就中過

損非中棟隆乎可矣。矯剛過而柔无乃過乎故有它吝也。張

兩若曰大過之時人皆知有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

易惑人不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棟隆之吉者以剛柔相濟不至太剛則折而撓乎下也。

下字典  
初柔在  
下相應  
程傳謂  
不下繫  
于初

不撓乎下，只解陰字意。敬承曰：爻言有它吝，以下應初六也。象原棟隆之吉，亦以其下應初六也。下有白茅之藉，故不撓也。不撓則隆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剛過至五，過極矣。而所比者上陰，以強懷之君，遇委靡之臣，鮮克濟矣。故象枯楊生華，无益於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委靡憤事之咎，雖或可免，而欲以稱匡時之令主，難矣。又何譽。

唐虞菴曰：二近初本也，五近上末也。上以柔居柔，志雖說陽，而力不足以振之。五與之比，故其辭遂與二反。枯楊生華，士夫而得老婦，槩之皆无生机矣。五與上比，非若三之不可輔以取凶。雖不久可配，非其咎也。然无補於救過，又何譽乎。蓋本有生机，不過一時之華，一時之合，終于无益。其弱終弱矣。此又上下本末強弱之分也。无咎非與之重，无譽邊。取象二陽在下，近本，有梯象。五陽在上，近末，有華象。且以過二與初枯楊之梯，至是畢達而華，巽長女，老婦象。五陽得位居中，士夫象。四陽同為木，棟木之強也。三四居中，故為木之強。楊木之弱也。二五近本末，故為木之弱。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枯楊不生梯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君任事而不能濟，亦若是矣。老婦而得士夫，亦異乎過以相與者矣。不亦可醜乎。君任匪人而无益於事，亦若是矣。

枯楊至五而復生華則陽氣盡發速其死也。雖其起於九二之未甚過者亦與諸陽俱至此而盡矣。故為老婦得士夫之象。蘓子瞻曰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不能久矣。稊者顛而復葉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垂之力不能正祇以速禍故言老婦士夫以醜之。程敬承曰生育陽道也。得女妻者老夫為主所得在陽故有生道焉。得士夫者老婦為主所得在陰失生道矣。五以剛居剛過而易悅陰反得而垂之故稱老婦得士夫。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大過之極非大過之才不能濟也。上六以柔弱當之竭力以濟不避生死至於不能成事而徒死事猶勇於涉水而滅頂焉。雖於事凶矣而于義何咎乎。

楊氏曰水溢而過于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滅其頂任事而過用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矣因之曰徒死而无益。聖人所不與也。但死于國家則一死足以明節故既曰凶又曰无咎。蓋忠義感激之懷雖過而不嫌于過。周公係此一爻蓋深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君子幸而成事當論其功不幸而死事當諒其心。過涉之凶事雖不濟心可无尤就可得而咎乎。

見危授命而功不濟或有從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曰无咎又曰不可咎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愿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程敬承曰初上二爻柔所謂本末弱也然初居巽下臨事而畏真不欺君子不以柔少之上居說極臨難而其死如歸君子亦不以柔少之則巽說之道尚矣

習坎 三三三 坎下離 三三三 離下

程傳陽居陰中則為隔陰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隔之象在下動之象凡陰在上者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

章氏曰乾體本實而離為之用坤體本虛而坎為之用所以坎離

得陰陽之中也震動艮止即坎之中一陽之上下巽入兌說即離中一陰之上下可見天地間只是一陰一陽乾坤位而其體立坎

離縱而其用行 陸庸成曰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

李舜臣曰坎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離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

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坎之用中虛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

心學也

習坎 三三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陽陷陰中為坎重之又得坎為習坎習坎者陷之深而險之重也夫險陷之時身在險中矣可自主者心耳誠能實心寧耐安義命而不萌僥倖則利害不驚心亨矣由是而行必能靜觀時變成出險之功也不有尚乎

有孚是實心寧耐即中庸素患難不顛乎外也心亨頂有孚來即無入不自得也行有尚頂孚亨來

陸庸成曰坎曰習坎險不重則平陂之勢分而趨避之情見智者可得而遠也如需可以不陷蹇可以能止非真險也習坎則遠近

亨

无可避之地智愚无自脫之人而後天下之真豪傑出焉其維心亨者乎處坎與處困俱身之不免而心之亨不失惟心之亨不失

而後身可以終免矣心亨者剛德在中常通不塞所謂遭百折而不回歷九疑而愈信胡雲峰曰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故惟心亨則能出險而行有尚也取象陽實有孚之象陽

明在中心亨之象

○彖曰全直 丘氏曰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体水之德為有孚

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固所以用險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

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者險也上下皆坎則身當多難之衝險而又險也故名習坎處之何言乎有孚也試以象觀水之體實而其流也盈科後進足此通彼未嘗盈滿而不行也夫水之流即行險矣而不盈之性萬古不變何嘗失其信哉然則人之行險亦惟中有定主守其信義命之心而不失矣可有倏免者乎此所貴有孚也維心亨者以二五剛中剛則堅強而能寧耐中則善調而無躁激故心亨而行有尚者以此剛中而往自能從容觀變持危定頓有餘功矣然是險也以其害不可有以其防害不可无

觀險於天高不可升是也有无形之險矣觀險于地山川丘陵是也有有形之險矣在王公法天險之无形設為紀綱法度法地險之有形設為城池甲兵則內安外寧國是用守險固通三才矣其時用豈不大哉

首節險者水之所行非指水為險也

二節純以水言而人之有孚在言外鄭孩如曰夫水性平也行險若不平而其平之性終不失也此有孚之象君子雖在險難瀕死之中忠孝節義操之愈勵亦猶是也丘氏曰坎水流也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行而後流則澤水也陸氏曰善行險者莫如水故徵水德之靈長必於行險觀之水之信惟內

水流句  
以水言  
行險時  
以人心  
有孚言  
言可

明外暗。故得全其信。君子以其外暗者蒙顯難而不避。以其內明者抱剛中而亨。

三節或有重剛字者。剛中是中心之剛。即中實有孚也。王註剛正在內有孚者也。陽不外發而在乎中心亨者也。坎以能行為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傳曰。以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唐氏曰。水之所以稱險。惟其陷也。陷則不能流行。不能流行。則或盈或止。不能常通。必有失信之時。故君子所以為出坎計。惟欲其彼此之坎皆成流通而已。剛而得中。彼其心自有不與身俱困者。其求通之機與能通之妙。全在于此。安得不亨。以心亨而行。往有功也。往則流通矣。蓋二五兩剛。雖為正

流通是  
心亨妙  
象

應有可通之道。然非往亦不通。非通亦不能。有功也。敬承曰。君子不惡險而惡其自入于險。苟不入于險。其如我何。心亨而亨。所謂入險不自險者。也不自險之心定而安。即能動而出矣。豈不往有功乎。而非剛中能然乎。

末節陸氏曰。天道易而險自難升。地道簡而險自難踰。王公法天地之易簡而險自不可不設。因其時善其用。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為長久。險之所以為大也。險有時有用。非用之常用之時也。象曰。水流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流洊至。往過來續。習坎之象也。君子以脩己治人。非重習不可。故德行則欲其常。學不厭也。使理熟于身心。教事則欲其習。



誨不倦也。使民熟於聞見，亦濟至之意也。

**溫水**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勞來匡直，振德習教，事也。子瞻曰：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其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六爻合旨**

洪覺山曰：六爻相值，俱无應，援故其吉凶，惟以才德。

為本以能漸出為尚，以陰陽相比為義。項卿曰：坎諸爻，大段都不得一吉字，蓋在坎中亦是時勢所值，亦是事端所壞。古人只有作事謀始的一法，以救其未然，又有明哲保身的一法，以離其禍。難若身在坎中，即聖人亦難措手，只有維心亨一法，聊以義命自安。故雖如九二之剛中，僅求小得。

丘氏曰：坎以一陽陷于二陰，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則為陷之太甚，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祇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于坎窞，上言置于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紫溪曰：處順易，處逆難，艱難之地，論德者所必稽也。夫天下豈終无可出之險哉？特患无善出之道耳。五以剛中而運于上，四以誠心而輔于下，此君臣相與以濟時艱者也。苟德不足，時不利，必終于入坎，齧抑于陰，枕束于微，纏叢棘中而已。然天下有盡其道而不值其時，如二之剛中而小有得，此又當以義理論，不當以利害。

論也。故惟其性之定也，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雨雷霆之變，即坎  
窞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微纏叢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謂有  
孚心亨也。不然，險不在時而在心，亦可慨夫。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在重險之下，勢難濟矣，使以剛者居之，或能奮出。今六陰柔，  
不惟不能出險，益自陷于險矣。故為已在習坎，又入坎中之窞  
鳥終于胥溺而已凶。

六爻除九五君位，餘皆指人臣。濟國家之難，說亦可俱。以有孚心  
亨作主，彖言習坎而爻係于初者，以其在重險之下也。坎中小穴  
旁入者為窞，入于次。險中之險也，蓋才不能濟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有孚心亨，處險之道，惟陽剛能有孚心亨，而初六陰柔，失是道  
矣。故習坎入窞而凶也。

失道凶，見不可盡護於時位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處重險之中，身當國步之多艱也。坎有險矣，而剛中善處，所  
謂有孚心亨者，雖未能弘濟時艱，廓清皇路，猶可維持萬一，不  
至如初之入于坎窞也。可求小得。

此爻孔明似之，蓋君子處險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失  
相應

二豈才德不足哉。何僅求小得也。以當險時未出乎險之中。故不能大有為也。

此見二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也。按九二剛中正。彖所謂往有功者。乃僅小得。雖時未出險中。亦以上不遇大有為之君。以為正應。故所濟者小耳。

六三來之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陰不中正。履重險之間。才德既劣。時勢更艱。故來往皆坎。其往也。坎前既遇險。其來也。坎後又枕險。祇見其入于坎窞。而不見其出矣。安用濟乎。

項平菴曰。坎卦尚往利。剛而不利。柔剛能往。柔不能往也。六三居

六三正  
以靜以  
從變故  
以勿用  
戒之

陽下卦之上。來之坎。坎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之以勿用者。蓋惜其天資陰柔。不足以往也。欲進而上。則險而不可升。欲居其位。則枕而不得安。欲退而下。則又入于坎中之陷。才不剛。位不正。時不利。皆无所施。此所以戒之勿用也。象曰終无功。雖勞其心力。多方圖之。終无出險之效也。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一說趙汝楨曰。六三才柔位剛。在上下卦之際。或來或往。以求出險。可謂不違寧居矣。柰身居兩坎之間。徒費心力。无所用之。故曰終无功也。皆不中失道所致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之坎。即命世之才。猶難。况凡庸而當禍亂之衝乎。終无出

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四五有君臣之義而在險時剛柔相濟是君臣同心濟險也六四何以自效哉不必于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從君之所明者進納以結之為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之象則上下同心終必轉險為夷而无咎矣

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天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樽酒二句一串意不必分講樽酒一樽之酒簋二簋之食貳益也缶瓦樽瓦簋誠朴之象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明處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通之乃能入也朱子曰牖非所由之正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以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樽酒簋二以五與四在險之時剛柔相際也臣固思艱而切上交君亦憂時而篤下應故相通之情起于薄物之外也重剛際柔邊大抵人情共安樂則猜疑之隙易生共患難則倚庇之情自切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雖在坎中然陽剛中正其才可濟以居尊位其勢可為時六將出其机又將濟漸之傾否為太至于治平其象猶坎不盈

舊說以  
下盈為  
陰難未  
盡勿誤

祇既平也既平則險可濟而何咎

時說尚在坎中坎不盈也不盈猶未平也二句言坎陷之中雖未  
至盈而出然已漸至於平而將盈矣看來不盈即是平二句一意  
程敬承曰水以流而不盈為常盈則有泛濫之虞不盈所以抵于  
既平天下之水行到平處尚復有險而陷者乎非通流之極何以  
有此然而止得无咎何也時未能遽出故也平即五剛中正之  
象水以中正為平則不陷于險矣二五雖陷險中畢竟陽剛  
能動不為所陷故至于既平而无咎也然二有險而五既平上下  
之勢異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五之中德宜大有為者僅曰坎不盈者何以其尚阨時艱中德  
未能光大于天下也非德之病時之難也

德非有大小特在險中未得大有設施也知二之得小則知五  
之未大矣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无非險塗所貴易以知險處之以平耳夫視  
險如平所謂心亨也往之所以有功也

○上六繫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柔懦不振之才當國家險難之極終于險而不出者也  
眾繫縛之以徽纏因置於叢棘之中至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  
凶可知

繫用二句以時言三歲句根陰柔以才言三股曰薇曰股曰纏皆索名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 經繹曰夫道若大路

然平也失道則陷于險矣初與上皆失道而險詞指所之竭險之

情狀焉其慎也夫

離 三三 離上

離 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于陽有附麗之義故為離夫陽君道也陰臣道也人臣麗君莫先于正而順所以成其正也故必陳善閉邪不為阿諛則

克成君德亨矣然或浮慕持正之名而意氣少激非所謂貞也

惟涵養沖和克全其巽順如畜牝牛焉斯可以保其亨而吉矣

主 臣道說以正字為主順乃成其貞也唐凝菴曰先利貞而後言

亨何也蓋以附麗為事而不得正則附非所附明非所明矣何以

能亨畜養也養成其順德所以消其火躁之用也 胡雲峰曰麗

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于

外離之明在外常柔順以養之于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

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為吉

看來貞以事言順以心言亨者有所通于彼吉者无所咎于我

舊說利貞謂未附麗以前擇君而事畜牝牛謂既附麗以後忠順

不可以與順 牛對

不失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卜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麗之義也推之人物莫不各有所麗觀之日月則麗天而明也觀之百谷草木則麗土而生也以至人君位天地之中為天下化成之主豈无所麗哉吾知君以明而又明之德不尚苛察而麗乎正則正明所發百度維貞乃能正百官正萬民而天下成維新之位矣 夫君以重明作于上臣可不以中順佐于下乎今六二柔麗中正是其不驕不亢微柔懿恭而能裁之以中行之以正又不流于卑諂惟中正也故亨惟柔也是以畜牝牛吉也

以君明  
應日月  
句以臣  
柔應百  
卷句

首節麗者附麗也火无常形麗物而後形故離為麗日月麗乎天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下離也重明兩離相繼謂明而又明也常明而得其正不為苛察則天下之化可成也 重明主君德言不可兼君臣正字非指位只是明得其正乃字亦不可忽趙汝楳曰明者易流于察易昏于所寄流于察者非明也寄于邪私明之害也重明即繼明所麗皆正而後道化可得而成蓋道化易于行難于成前之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正而不明明而不正則前之行者後或廢其何成之有二節柔麗中正專指六二說不可兼六五以六居五為不正安得

以正名也。臣道貴柔，中正所以善其柔。貞字承中正來，畜牝牛承柔來。按君猶天也，其明猶日月麗天也。然君道貴明，而明不可流于苛察。臣猶地也，其柔猶百谷草木之麗土也。然臣道貴柔，而柔不可流于阿諛。故曰麗乎正曰麗乎中正。

○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上下皆離，明之循環不已，重離之象也。大人法此，以大明在上，无所不照。君明不繼，何以照四方乎？故日新其德，緝熙光大，以普照乎四方，而四方萬物毫無遁情。直與日月合其明也。

明兩作，今日明明，日又明，相繼之謂也。非兩個日也。照四方，根繼明來，明德繼續而不已，則光明自照于四方。非物物而察之之謂也。六十四卦獨此稱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蓋明之德于天下者歟。繼明者，湯之曰新，又新文之緝熙是也。洵詞曰：上明而不繼之以下之明耳。目所及且蔽之，况四方之遠乎。

六爻合直。馮文所曰：前離則鼓缶而後離，則出征者，作者過于動，故止之。繼者安于逸，故振之也。臣之炎盛不能以剛為柔者也。君之憂嗟則能以柔為剛者也。故臣死棄而君獲吉也。初居下之下，四居上之下，志皆躁動而初慎于進，四急于進，吉凶之所以異也。嗚呼！聖人於剛柔進退之際，其審如此，此明之極也。陸氏曰：无可柰之時，聖人教之以順。欲有為之始，聖人教之以徐。不自振之中，聖人教之以惕。順可挽，徐為繼，明惕可永離矣。

是重明

上經會通

卷四

七十八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体志欲上麗幾不顧時勢之何如所履急遽急則錯矣是其咎也此无他不知敬慎故耳誠能敬以處之審時度勢何至于錯而咎哉

或說以任進言俱

履錯是施為急躁動履紛錯非差錯之謂敬者錯之反敬之非令勿進也但欲慎重而勿急耳傳曰離性炎上幾于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迹已動矣動則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咎矣程敬承曰履錯離始也交錯未定猶可因其未定而敬慎以維其敗令終之道也是以君子貴謹始然則離終之正邦非始之敬慎致然歟不然未有

不黷武者矣一說不主仕進說謂新進喜事之臣欲舉天下事而振作之不自知其乖方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固咎矣敬之正以避咎也

聖人恐敬之二字推諉避事故曰避咎豈是教之避事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柔麗乎中正是人臣麗君將順而濟之以匡救渾厚而濟之以精明臣節之純黃離象也則可佐繼明之主而臻化成大善而吉矣

二本坤之中爻故稱黃臣麗乎君故稱離而得臣道之中故稱

黃離、火也。明也。有火之明而不入于躁，即所謂明而得中也。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所以元吉者，以其柔麗乎中，而得中道也。蓋相道本之心術耳。

中以心言，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特以得中道許之。一說得中，就是黃離，不分黃離在外，得中在心。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盛衰循環，自有定數，故人力所當盡者，固不可諉，而時事无柰何者，亦不可倖。九三前明將盡，如日昃之離，盛極當衰之時也。

後

見其无所容。按秦政一夷六國，遂掃滅百王之法，項籍一得志而遂殺子嬰，裂天下以封諸侯，獨為伯王，何暴哉！不旋踵而取滅亡也。陸氏曰：火性躁銳，故前明之始，有錯之象；後明之始，有突之象。

仲虎曰：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于此有深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而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死棄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焚而迫乎五，三亦上焚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即焚死棄也觀四突如其來无所容則初敬以避咎之義  
益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以陰居尊迫于二陽是強臣跋扈威權下移危之道也必  
反身修德憂懼處之既出涕沱若而憂懼形于色又戚嗟若而

憂懼形于聲則已德修而權奸自消位可保矣吉  
憂懼非徒憂懼必有善反之正在內昔孝順衰弱迫于梁冀使當  
時以憂處之豈至國事大壞哉

三不當憂而憂故凶五憂所當憂故吉是三之歌俟命而非樂憂

前

此時若不安常自樂而欲逆无道之天以倖難必之功則不能  
自處而以大耋為嗟矣祇速其斃而凶也

取象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  
之常道也自樂只在安常內常理當盡安處而自適則幹旋交通  
之計已漸圖之矣不如是而憂嗟嘆恨思反其常必將行險徼倖  
以自速其斃者故以歌與嗟示儆焉  
八十曰耋自此不反則謂  
大耋人之老不以生為樂則以死為憂人能自作元命或順受正  
命則皆樂而不憂也  
昔韓信已奪齊王而封淮陰時已盛而衰  
矣乃不能善處功名而徒鬱不樂且其卒取禍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盛極將衰喪无日矣豈能久乎

曰何可久正是緣天以曉人當在未昃以前斡旋耳到此已昃地位止有修身以俟一法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是當天命初回人心始向之秋乃以剛迫之驟施无漸突如其來如者也則過激生變突必逮夫身矣焚如死如棄

如

凡繼他人有事者須和緩詳密乃克有濟况當更事之始而急之乎宜其焚死棄也。因突而焚則死死則棄矣夫焚而死猶有公論惜之而不棄者必焚而死而棄然後足以盡禍惡之極而

五之涕畏命而非失志。鄭東谷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

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迫于二陽王公之位幾不保矣而曰吉何也以其憂懼圖維

則危者使安有以麗乎王公之位矣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剛居上處離終是剛明之極而能及遠者王者用此出征則能奉天伐暴而有嘉美之功所誅皆首惡而威克振也所擒非醜類而刑不濫也仁義並行王者之師又何咎

五為成卦之主與上同体相比故五用上以出征有嘉美之功剛

離王公即昃吉

上經會通 卷四

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不濫故曰獲匪其醜威明並著所以為嘉故无咎按有嘉全在折首上兵事但得折首便是有嘉不以獲醜為尚也吳因之曰怙德罔治用威得正卒亦不失畜牝牛之意取象兵猶火也夏官掌之在卦外有出征象離為甲冑為兵戈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用出征豈得已哉奸寇亂我邦國不得不出征以正之也重明麗正天下之本也出征正邦則天下之不正者盡正而益收化成之功矣

汪感他曰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衰周之世皆小役大弱

上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故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聖人之旨深矣必以正邦而後出征豈王者之得已也

上經揔意 經緯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坎離象之為誠為明上

經終焉象人中天地之功于二經為中象人成位乎其中貴之矣乃坎六爻貴五猶之中未大也離六爻貴二得中道矣善反天地之性矣他爻坎多險離多躁險且躁于理性不亦遠乎

李隆山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為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

坎離二卦為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者天之陽中。麗地之陰中含明為日。坎為水而司寒。離為火而司暑。坎為月而司夜。離為日而司昼。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昼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